

同治元年的雨花臺攻防戰*

李泰翰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

提 要

同治元年（1862）湘軍在曾國荃的率領下，直逼金陵城南雨花臺駐紮，此舉令天王洪秀全感到不安，屢命忠王回京救援。李秀成召集各路人馬，圍攻雨花臺，雙方展開激烈攻防戰。湘軍以寡敵眾，相持四十六日之久，始解圍，此役奠定日後克復金陵之基礎，在大清帝國與太平天國戰役中扮演關鍵性地位。

本文擬從戰爭史的脈絡探討此役，除利用檔案文獻資料外，也運用本院圖書文獻處所藏《平定太平天國戰圖》，以期達到以圖輔史。論述尤重於探討清軍在此役中的軍事調動、佈署、攻防戰鬥情勢及與其他清軍互動情形，以釐清此役中的若干重要課題。經本文論述可知，雨花臺的曾國荃在太平軍大軍圍困之際，所缺的並非僅是援軍而已，而是「適當」的援軍。

關鍵詞：湘軍、戰圖、金陵（南京）、曾國荃、李秀成、太平天國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先生、主持人兼評論人莊吉發教授、故宮圖書文獻處李天鳴研究員、鄭永昌編輯等及「文獻足徵——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之學者專家惠予寶貴修改建議，特此致謝。

一、前言

本文擬從戰爭史脈絡探討同治元年（1862）的雨花臺攻防戰。此場戰役的重要性，正如《太平天國戰爭全史》書中所云：「這是太平天國後期最重要的一次戰役，它的勝負，關係到太平軍能否出現新的命運轉機，關係到天國的生死存亡。」¹ 同時此役對於大清帝國而言，更是奠定日後湘軍包圍金陵，終於同治三年（1864）六月攻破城池的最重要基石。因此，就雙方而言，此戰具有相當重要的關鍵性。

本文研究動機，緣起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擬於民國九十三年（2004）至九十四年（2005）年底，製作清穆宗同治元年至三年湘軍攻克金陵之役的2D平面動畫及3D立體動畫光碟，以便將戰史研究從平面靜態帶入平面動態及立體動態的領域。² 因此，在李研究員天鳴先生的帶領下，筆者開始探索同治元年的雨花臺攻防戰，於2005年初撰寫拙文一篇，³ 本文係為該文進一步的延伸。

目前學界對於這場戰役相關研究論著，已有相當著墨。例如簡又文先生所著之《太平天國全史》；⁴ 羅爾綱先生所增補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⁵ 郭毅生先生等所編著的《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等書，⁶ 皆論及雨花臺攻防戰，同時如簡又文、羅爾綱等先生，也彙集部份雨花臺相關參考史料，附於文後，對於本文在撰寫及繪製戰爭圖時，幫助頗大。而另有一些專題研究論著，也在論述中直接或間接涉及本文課題，對筆者在立論判斷時，能提供不少助益。⁷ 此外，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崔之清等先生所彙編的《太平天國戰爭全史》四大冊，更為近年來整體綜述太平天國從崛起至覆亡的史事巨著，該書綜合相關研究成果，對雨花臺攻防戰提出宏觀的解釋。

1 崔之清等，《太平天國戰爭全史》（全四冊），第四冊，頁2452。

2 李天鳴，〈湘軍攻克金陵之役及克復金陵圖〉，頁532。

3 李泰翰，〈兵臨城下——評介《平定粵匪圖》中的〈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頁64-75。

4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全三冊）。

5 （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

6 郭毅生，《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

7 諸如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所編，《太平天國建都天京一百三十周年紀念文集》（未出版），年代不詳（1983?）中，有幾篇文章對本課題亦有相當著墨。例如杜德鳳，〈雨花台破圍戰失敗的原因辨析〉；尹福庭，〈試析天京保衛戰中的李秀成的戰略失誤〉；陳寶輝，〈天京保衛戰攻守雙方兵力問題初探〉等。

從該書的分析可知，太平天國此時由於戰略上的分歧以及將領之間的相互矛盾、鬥爭，導致金陵城南方長江流域一帶部防出現空虛，進而使清軍得以有機可乘，直逼金陵；也正因如此，導致太平軍嚴重缺乏堅強的戰鬥力。這種戰略戰術出現一系列錯誤，加上忠王赴金陵救援過於遲緩及被動，同時又在湘軍將領曾國藩步步為營與其弟曾國荃冒險精神兩者相互配合之下，方促成曾國荃得以進軍金陵，同時也在曾國荃的指揮調度合宜，憑藉著固守營壘、維持糧路暢通及重賞將士之下，該軍終能在雨花臺得解重圍。⁸

然而，在該書及過去的研究中，較無涉及探討為何在同治元年是湘軍將領曾國荃率軍進逼金陵城下？進攻金陵的構想是如何形成的？又為何會導致該軍「孤軍深入」？在曾國荃進逼金陵、以寡擊眾擊退由忠王所率援軍來犯的同時，曾國藩、國荃兄弟在此時，又是如何與其他清軍在援軍的問題上，進行溝通與互動。同時，這場雨花臺攻防戰，實為冷兵器與熱兵器的嘉年華會，雙方在攻防時的場景為何？似乎都還有待進一步分析之必要。

目前，隨著各研究機關及出版單位對於太平天國資料的蒐集整理相當重視，有關雨花臺攻防戰的相關史料、檔案、文集陸續出版，成果豐沛，嶽麓書社所彙編的《曾國藩全集》，包羅了曾國藩的日記、家書、書信、奏稿；⁹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羅爾綱、王慶成所主編《太平天國》，收錄多種中外文獻資料；¹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出版的《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輯錄清廷平定太平天國有關之檔案資料；¹¹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等，¹²皆能作為本文探討此役的重要依據。此外，本處典藏之曾國藩等人傳包、傳稿及相關檔案，保存珍貴的原始資料，同時亦典藏有《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原圖名為《平定粵匪圖》）彩繪戰圖乙套，共計十二幅圖及圖說，其中第九幅〈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正是以雨花臺攻防戰作為主軸的戰鬥情景示意圖，可與文字資料相互配合參照。

8 崔之清等，《太平天國戰爭全史》，第四冊，頁2449-2490。

9 （清）曾國藩原著，嶽麓書社彙編，《曾國藩全集》。

10 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共十冊。

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以下簡稱《檔案史料》，共二十六冊。

12 莊吉發總編，《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

二、兵臨城下——湘軍紮營雨花臺進逼金陵

(一) 安慶克復後的水陸進軍

咸豐十一年（1861）八月初一日，湘軍曾國荃以地道轟陷安慶城，殲滅太平軍萬人，收復這個被佔領長達九年的省城，並會同多隆阿的軍隊，乘勢掃蕩周圍的城池。曾國藩在得知安慶克復的消息後，隨即由東流啓程，八月八日入城，安撫士民。並於當夜與弟國荃長談謀畫北上之策，決議由曾國荃進剿廬江、無爲。自己則坐鎮安慶，並將此城作為日後運籌帷幄的指揮調度中心。¹³

九月初二日，曾國荃拔營北上，派遣陳湜等帶領陸師六千餘人，由廬江進攻無爲，命劉連捷率領二千人往守廬江，自己則率軍乘著炮船而下，十五日於泥汊口登岸，逼近太平軍營壘猛攻，太平軍唯恐被合圍，十六日晚上撤退。¹⁴ 曾國藩得知此消息，相當欣慰，認為即便「以後神騰河（按：神塘河）、無爲州縱不遽破，亦不要緊，弟進兵宜穩，不宜過急。」¹⁵

隨即，曾國荃十八日率軍進攻神塘河，太平軍以鐵鍊攔截河口，負隅不出，水師在兩岸安置大礮，晝夜轟擊。湘軍蕭孚泗率領陸師直撲壘濠，十九日晚上太平軍決定撤守，湘軍再復神塘河。水陸軍決定趁勢直搗無爲州，無爲州太平軍領袖馬玉堂之妻在安慶城破後，曾國荃「執而不殺，以密諭招降」，故馬玉堂有投降之意，但被無爲州其他太平軍領袖獲知，擒捕。此時無爲城中內亂，曾國荃趁勢攻城，一舉收復無爲。¹⁶

無爲收復，對於清軍在長江的北岸攻勢甚有助益，曾國藩曾高興表示：「守住廬江，吾已歡天喜地，不料竟克無爲，從此可以圖裕溪口，可以打運漕鎮，可以謀西梁山，可以肅清巢湖，皆以無爲州爲根本，何幸如之！」認為「此城一克，可富可強，北岸最爲扼要之區」。而在無爲克復後，隨即下達「從此水陸皆宜休息，不可再言進取一步，專謀防守江面」的決定。¹⁷

13 (清)蕭榮爵編輯，《曾忠襄公年譜》收於《曾忠襄公全集64卷(七)》(清末民初史料叢書第四十五種)，頁5613。

14 「曾國荃傳包」(史館檔)，702001617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5 (清)曾國藩，〈致沅弟(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午刻)〉，《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784。

16 同註14。

17 (清)曾國藩，〈致沅弟(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夜)〉，《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785。

曾國藩並要求曾國荃不宜再進，應待多隆阿部先入廬江，防禦才不致空虛。但曾國荃立功心切，決定再取運漕鎮。這個運漕鎮，一向為太平軍的聚糧重地，該處「上而接濟安慶、廬州；下而接濟金陵老巢，實為南北鎖鑰」，由太平軍巨王率領數千人，並有砲船數十艘防禦。曾國荃決先請水師，先派三營於二十三日停泊黃雒河，遏住巢縣、蕪湖等處，自己則率領水陸師進取運漕。水師先掃蕩江面太平軍船艦，陸師隨即登岸，一舉攻克運漕鎮；二十九日再盪平東關。¹⁸至此，安慶百里之內已無太平軍營壘。

有鑑於戰事順利，曾國荃部分守安慶、樅陽、廬江、無為、運漕、東關六處，別無游擊之兵。於是曾國藩命其回鄉添募新勇六千人前來換防，不許再圖進攻，曾國荃也決定暫緩進兵，返湘募勇。朝廷則對於曾國荃一軍，深入腹地，僅距金陵兩百里，認為實應趁此太平軍驚惶之際，直擣老巢，對於目前防守單薄，別無進取之兵，認為「機會豈宜坐失」，命曾國藩速派曾國荃返湘募勇，以「新勇」替守新佔各城，然後迅速進軍巢縣、和州等處，以俾使曾國荃的軍隊可以與長江下游駐防在揚州的都興阿部，聯為一氣，進而「規克江南」。¹⁹

（二）曾國荃無意率軍援赴上海

正當安徽戰事得手之際，太平軍正聚集大軍猛攻江蘇、浙江等地。寧波、紹興相繼失守，十一月底杭州又陷，太平軍窺伺松滬，上海岌岌可危。朝廷決意改派曾國荃赴上海增援，並要求曾國藩調撥八千「老勇」隨行，認為曾國荃此行，不僅可防禦上海，並可伺機進攻青浦，進而規復蘇、常等地。²⁰對於身兼兩江總督的曾國藩來說，保全上海實乃必行之舉，他曾表示：「吾家受國厚恩，吾為江督將近二載，尚無一兵一將過達蘇境，上愧對朝廷，下愧對吳民。此次若不能保上海，則並獲罪於天地矣。」²¹因而與曾國荃商量由其率軍赴援上海的可行性。其稱：

余必須設法保全上海，意欲浣弟率萬人以去。……目下專主防守上海一

18 同註14。

19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一）》，卷十，咸豐十一年十一月，頁192。

20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一）》，卷十四，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下，頁382-2。

21 （清）曾國藩，〈致澄弟浣弟（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803-804。

隅，待多（按：多隆阿）破廬州、鮑（按：鮑超）破寧國後，渠兩軍會攻金陵，浣弟即可由上海進攻蘇、常。不知浣弟肯辛苦遠行否？慨然遠征，務祈於正月內趕到安慶，遲則恐上海先陷。如浣弟不願遠征，即望代我謀一保上海之法，迅速回信。²²

然而，曾國荃卻對於援赴上海，圖規蘇常，並無太大興趣，仍滯留湖南不前。即便曾國藩向他曉以大義，「務望迅速回營，不可在家中留戀」，但曾國荃仍不為所動。²³ 曾國藩只好讓步，表示若是堅持「不肯赴上海，亦係量力而行。余已別有位置，另紙詳告」。²⁴ 決定改由其他人選替代，但仍催促曾國荃應該迅速率領新募兵勇前來安徽，不可久居湖南。

朝廷則於同治元年元月初，再授予曾國荃浙江按察使，並重申其命，要曾國荃救援上海，但值得注意的是，朝廷在此時也表示，倘若曾國荃「尚無實在消息」，則命曾國藩另派勁兵前往上海援應，²⁵ 由此可知，朝廷似乎也明瞭曾國荃無意援赴上海的心意。

曾國藩遂改薦李鴻章率軍前往上海，決定仍讓曾國荃率軍沿江而上，節節進取，並在書信中特別告誡曾國荃不得遲過二月返回安徽，如此方可以在多隆阿軍隊進攻廬州之際，恰可率軍進攻長江北岸較易進攻的巢縣、含山、和州，趁勢直逼金陵。換言之，已同意讓曾國荃率軍北上直逼金陵，而由長江北岸較無防備的地方進軍，曾國藩認為：「如巢縣得手，和、含易下，則直達金陵矣。南岸江、皖千荆萬棘，北岸賊勢極衰，機有可乘，弟切不可太遲滯。」²⁶

曾國荃這才率領新募兵勇六千人於同治元年元月二十八日啓程，次月十五日抵達安慶。朝廷則於二月，再授曾國荃為江蘇布政使，並稱該員雖係兩江總督曾國藩之弟，本依例迴避，但由於「該省軍務緊要，需員辦理，著毋庸迴避，以資得力」。²⁷

22 同上註，頁793-794。

23 「曾國荃傳包」（史館檔），702001617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又可參見《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一），卷八，咸豐十一年十月下，頁212-2所載「以克復安徽無為州城，賞布政使銜按察使曾國荃頭品頂帶」。

24 （清）曾國藩，〈致澄弟浣弟（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801。

25 《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一），卷十五，同治元年正月上，頁410-1；425-1。

26 （清）曾國藩，〈致澄弟浣弟（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805。

27 《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一），卷十八，同治元年二月上，頁494-1。

(三) 曾國荃進逼雨花臺

同治元年二月間，朝廷指示曾國藩進兵金陵次第規劃，可就近與袁甲三、都興阿等大臣會商辦理，「毋庸每事必待奏請，轉虞稽延」，賦予曾國藩方便行事之權。²⁸ 曾國藩於是向朝廷提出一個進軍金陵的方略構想，並獲得朝廷的肯定，認為「籌畫甚屬穩妥」。這個進軍金陵構想雛形可參見《清實錄》所載：

據稱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與其急進金陵，無功而退，何如先清後路，再圖進取，所有進兵金陵之次第，應俟多隆阿一軍，攻克廬州；曾國荃一軍，攻克巢縣、和州、含山、西梁山；袁甲三、李世忠一軍，會克廬州，守定六合；都興阿一軍，守定揚州、浦口；彭玉麟、楊載福之水師，攻克裕溪口等處，而後可進等語，籌畫甚屬穩妥。²⁹

由此可見，朝廷接受曾國藩規劃，讓曾國荃無須援赴上海，仍舊北上進軍，朝廷和曾國藩雖在部署上略有差異之處，³⁰ 但兩者皆以穩妥部署，令金陵城外各部隊節節進逼，作為主要進軍佈局。

曾國荃遂在二月二十四日率軍北上，以巢縣、和州等地為目標。三月十五日，由林臺過河，進逼巢縣。十八日聯合水師夾擊銅城關，順利克復。接著又揮軍雍家鎮。十九日，從白茅嘴登岸圍攻，並對河中舟船猛烈轟擊，太平軍死傷慘重，一舉將雍家鎮攻破。

此時的曾國荃也於十八日親率勁旅十二營，趁夜渡河，繞道巢縣後背，連營旗山、鼓山間，水師則從清溪河進軍巢縣東門外。太平軍顧王吳于孝獲知銅城關被破，清軍又進逼，認為歸路已斷，打算夜遁含山。曾國荃急命部隊追擊，三月二十日攻克巢縣，並親率部隊追殺六十餘里趁勢抵達含山縣城外，城中守軍不敢迎戰，紛紛潰逃，同日中午又克復之，追殺十五餘里，因大雨所阻，「未便窮追」，才收隊城外紮營。³¹

然而，此時在鍼魚嘴處尚有部分太平軍聚集，曾國荃決定再以偏師過江擊之，命主力直取和州，三月二十二日兩處皆克。曾國藩在和州克復後，認為太平

28 《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一），卷十九，同治元年二月中，頁519-2~520-1。

29 同上註，頁519-1~520-1。

30 同上註。

31 （清）曾國荃，〈復鮑春霆〉，《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38-539。

軍在西梁山與裕溪口已難以立足。³²惟西梁山易守難攻，太平軍置重兵防守。曾國荃於二十三日會同水師，沿江流而上，抵達西梁山下，鑒於地勢險要，無法仰攻。遂命水師扼住江面，陸師採合圍攻勢，逼近結營。太平軍獲悉大驚，紛紛衝出向江流奔去，水陸師合擊力奪西梁山要隘。隔日，並攻下裕溪口。曾國荃達成戰略目標，攻下巢、含、和及西梁山，可謂相當順利。

接下來，隨著廬州克復，對日後戰局發展，有相當的關鍵性。而這座堅城，是由滿清名將多隆阿所攻陷。安慶克復後，荊州將軍多隆阿隨即掃蕩附近城鎮，並專意圍攻安徽大城廬州。廬州位於長江北岸，城堅且大，城內有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坐鎮，率領守軍死守，同時援軍不斷，攻取不易。多隆阿逐步將城外營壘逐一剷除，並日夜以砲擊猛攻。正當多隆阿攻下城東四座土城欲架雲梯登城時，城中英王突然率領大隊人馬從東門來攻，雙方激戰，陳玉成敗退，沿城向板橋河而去，直奔壽州。多隆阿遂命將士豎起雲梯登城，城內守軍大驚，紛紛竄出，是役共殲滅九千餘人，廬州府城於四月十五日攻克。英王則走避壽州，隨後被擒，並於五月初八日處死。廬州城的收復，對於曾國藩而言，具有相當象徵與實質意義。對此，他高興的表示：「廬郡已克，欣慰無已！」³³

廬州克復後，曾國藩隨即擬定具體的進攻方略，表示應該騰出多隆阿的軍隊直接進攻九洲洲，而令曾國荃與水師進攻金柱關。這個考量是基於長江下游的太平軍據點，南岸惟金柱關，北岸惟九洲洲最為扼要。曾國藩進一步表示：「若得九洲洲，則長江全為我有，鹽船可通行無滯；若得金柱關，則金陵、蕪湖截為兩段，水師馳入內河，繞出蕪湖之背，又可通黃池灣沚，運寧國圍師之糧，致勝之道，似無逾此。」³⁴

因此，希望多隆阿能留下五千人駐守廬州，而親率萬人進攻九洲洲。曾國藩認為，如果多隆阿、曾國荃兩處能夠同時並進，皆能克復，便可以互相聲援，分別由南北兩岸夾擊。³⁵甚至表示，若能「南克蕪湖，北克九洲洲，即可乘勢會攻金陵老巢」，但卻認為「惟此事似不必早奏，恐虛聲太盛而卒無所成，反足貽

32 (清)曾國藩，〈致沅弟(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817-818。

33 (清)曾國藩，〈復李續宜(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11。

34 (清)曾國藩，〈復多隆阿(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29-2730。

35 同上註。

笑。」³⁶然而這種不必早奏的態度，也讓日後進攻金陵城的部隊調遣增添變數。

此時，若曾國荃想進攻金柱關，因須撥兵駐防新克城隘，僅能帶七千餘名渡江，曾國藩認為太過單薄，希望駐防六安州的李續宜能撥派三、四千人，由西梁山一帶南渡，共同會剿，甚至表示，若能撥派戰力較強的中、右兩營前來，對戰事尤有助益。³⁷而在多隆阿攻陷廬州後，曾國藩打算以南北兩岸陸師會同水師齊剿金陵的構想具體成形，隨即便命南岸的曾國荃聯合水師部隊向金柱關進逼，同時催促北岸廬州的多隆阿部隊儘速向九洑洲挺進。

南岸的曾國荃部與水師，四月二十日由西梁山直逼金柱關，曾國荃請水師全部赴裕溪口待命，親率馬步兵十五營，進逼金柱關，沿隄結營；彭玉麟派水師分從上、下游合擊。同日，曾國荃軍繞至太平府北門。由於此時府城已拆，太平軍在不虞湘軍突至的情況下，閉關不及，大潰。清軍攻入北門，將太平府城克復。

彭玉麟見曾國荃已繞出三汊河，便將水師分為三隊，兩隊扼守江汊要隘，一隊以火砲、火箭猛攻金柱關。二十一日，清軍登上隄埂和太平軍短兵相接，戰況激烈，屍體滿渠，力將金柱關攻克。接著又將三汊河、上駟（泗）渡數十座太平軍的營壘，全部毀平。接著，水陸軍隨即移兵西向，奪取東梁山，並與曾貞幹部會攻蕪湖縣城，一戰克之。³⁸戰事如此順遂，連下皖北大城要隘，令曾國藩大為吃驚。

正當南岸大有斬獲的同時，駐防在長江北岸剛攻下廬州大城的多隆阿部與駐防六安州的李續宜部，卻對會攻金陵的構想興趣缺缺。駐防六安洲的李續宜認為此時不宜急進金陵，同時也沒能理會曾國藩的請求，加派軍隊協助曾國荃進剿南岸；³⁹多隆阿本人則對於攻打九洑洲，會攻金陵的意願不高，即便曾國藩屢屢催促、請求其派兵攻打九洑洲，仍不為所動。

相較於北岸軍隊的調度不易，停滯不前，南岸曾國荃及水師部隊，則挾著勢

36 (清)曾國藩，〈致官文（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34。

37 (清)曾國藩，〈復李續宜（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11。

38 曾貞幹的部隊會同水師，在同治元年三月十三日收復荻港、舊縣，擊退由繁昌來犯的太平軍，趁機在二十一日將繁昌縣城克復；又於二十七日分兵多路進攻魯港，力將魯港克復；三十日該軍再拔南陵縣城，準備圍攻蕪湖。參見《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01卷，同治元年4月16日，頁9；302卷，同治元年4月27日，頁5-7。

39 (清)曾國藩，〈復吳炳崑信（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38。

如破竹之勢，直擣金陵的信念已決。水師極欲攻打九洑洲，曾國荃則企圖駐紮秣陵關，曾國藩對此深表憂心。⁴⁰ 認為目前北岸的多隆阿部尚未抵達九洑洲，同時南岸的鮑超部也還沒攻破寧國，希望統率陸師的曾國荃能與統率水師的彭玉麟暫緩進兵，待鮑超攻下寧國，多隆阿破九洑洲後，再行會剿金陵。⁴¹

鮑超一軍本為安徽境內的遊擊之師，「以欲援浙江，必先復寧國，欲復寧國，必先克青陽，以通進兵之路」作為主要戰略目標。⁴² 該軍於同治元年三月十六日攻下青陽後，決定以速攻方式，二十一日從龍口直抵石埭城，一舉克之。接著，二十二日又大破太平軍於甘棠鎮，進逼太平縣，收復縣城。並再克復涇縣縣城，準備直撲寧國。⁴³ 由於寧國距離湘軍及水師所新克復的太平府、蕪湖等地甚近，曾國藩已重視到鮑超一軍日後在寧國所扮演的重要性。

曾國藩認為沒有鮑超、多隆阿的配合；沒有考慮新佔城隘駐防的空虛，同時水陸軍相隔太遠，彼此不能照應；前線部隊又距離總指揮部安慶太遠，不易遙制，都是值得擔憂的事。⁴⁴ 但這些憂慮，仍舊無法動搖其弟曾國荃的進軍信念。四月二十五日，曾國荃獨自率軍攻破周村關卡，進駐板橋、合樂山一帶。二十六日更挺進六郎橋一帶，距金陵城僅有六十里遠，二十七日擬再進紮穀里邨一帶，曾國荃打算調派駐防和州的三千五百名部隊渡江，以不滿一萬三千人的湘軍，在「距金陵二十餘里，安置老營深溝高壘，為自守之計」。⁴⁵

曾國荃研判當前情勢，認為金陵城以南大勝關、三汊河等地，相當具有戰略價值，如能攻克，便可藉由長江之便，「陸師乃有運糧之路，水師乃有立營之所」。但在金陵城外三十餘里，尚有秣陵關一處，此關環水巍峙，不但是金陵城外的雄鎮，同時也是大勝關的屏障，據探報，太平軍在此並無派兵嚴加防守，因此，曾國荃決定先將此關攻拔。⁴⁶

40 (清)曾國藩，〈復李緒宜(同治元年五月初四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47-2748。

41 (清)曾國藩，〈復彭玉麟(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37-2738；(清)曾國藩，〈復左宗棠(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47。

42 「鮑超傳稿」(史館檔)，701001979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3 朱學勤，《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01卷，同治元年四月十六日，頁6-9。

44 同註40。

45 (清)曾國荃，〈復多禮堂〉，《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43-544。

46 莊吉發總編，《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二)》，頁1014。

五月初一日，曾國荃領兵東攻秣陵關，守關太平軍獻關求降，曾國荃收編降卒四百餘人。隔日派遣前隊十二營進攻大定坊，繞過三汊河的後方，兵臨大勝關，編木作橋，伏精兵於橋畔，並以後隊六營悄悄進軍，打算將大勝關合圍，大勝關守軍擔心被包圍，乘夜焚燒營壘逃逸，湘軍於是攻奪了大勝關和三汊河兩座營壘。⁴⁷

曾國荃自己曾表示，決定直逼金陵的主要因素，是因為當丹陽的太平軍得知清軍大勝消息之後，隨即焚燒船隻、積糧準備逃竄到溧水，而地方上的百姓們紛紛請求曾國荃迅速進兵，以便能夠「及時耕種」。曾國荃表示自己便是在這種基於「愛民」的考量「但求站住一隅，能屏蔽一方之百姓可以下耕，則亦於民稍有裨益」的信念下，決定麾軍向金陵城進逼。⁴⁸

但是，若從另一面向來看，曾國荃這種直擣金陵的舉動，實令坐鎮安慶的曾國藩大為吃驚。他認為曾國荃素來穩重，此次居然孤軍深入，導致後路處處空虛，水師也未能協同進剿，研判曾國荃可能受到了旁人慫恿，以為金陵城內太平軍想要遁逃，才有此貿然舉動，希望能一舉攻拔堅城，立曠世之功。⁴⁹因此可知，曾國荃在沒有通知水師的情況下，便率領陸師進軍金陵。

而當駐紮在金柱關的彭玉麟得知曾國荃「孤軍深入」金陵之後，大為震驚，急命提督王明山率領水師協助。王明山先將烏江鎮對岸的烈山兩座石壘攻破，一路駛入頭關。⁵⁰五月初三日，水師會同曾國荃的陸師部隊，水陸夾擊，力拔頭關。⁵¹

隨後，彭玉麟也趕到，率領水師八營以火攻掃平金陵城外長達三十餘里的江心洲及蒲包洲等處營壘二十餘座，頓時洲上「一片火光，江面人聲喧若鼎沸」，水師大獲全勝，擒獲舟船百餘艘，大礮數百尊。並將舟船停泊在金陵護城河口。⁵²初四日，曾國荃便在水師協助下，領軍進逼金陵城南僅有四、五里遠的

47 「陳湜傳包」(史館檔)，702001696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二)》，頁1015。

48 (清)曾國荃，〈復多禮堂〉，《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43-544。

49 (清)曾國藩，〈復多隆阿(同治元年五月初五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51。

50 同上註。

51 莊吉發總編，《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二)》，頁1015-1016。

52 同上註，頁1016。

雨花臺駐紮。⁵³ 對此，《湘軍志》中曾提：「初陸軍之進雨花臺也，寇抄後斷運道梗，軍報不通，軍中譁擾，至是頭關破，以水軍護糧，由江路進，陸軍心始定。」⁵⁴ 同治元年五月間，清帝國終又在曾國荃率軍進逼雨花臺之後，再次展開對於太平天國的另一波新的「攻勢」。

(四) 會攻金陵構想受挫

曾國荃部所雖逼進金陵，但此舉卻令坐鎮在安慶後方的曾國藩感到憂心忡忡，其主要原因在於原本打算由北岸多隆阿會攻九洲洲、合攻金陵的戰略落空，未能如同曾國藩所預期。南北兩岸會攻金陵計畫無法達成，僅有曾國荃、彭玉麟等水陸部隊直逼金陵，人數太少，不足兩萬，不但無法會攻，反成孤軍深入，戰局演變至此，實與曾國藩原先構想落差甚大。

曾國藩認為以單薄的兵力駐紮在金陵城南，對城內太平天國政權根本無法造成威脅，認為非由多隆阿率大軍前來，不足以形成合圍態勢。他在給官文的信中，清楚的提到了這件事：

舍弟一軍進逼金陵，屯駐雨花臺畔。該逆堅守不出，官軍仰攻，則槍砲雨下。金陵地勢宏闊，往年以七萬人圍攻數載，此次僅萬餘兵駐於南隅，洪逆見慣不惊，了無懼色。自軍興以來，惟此次三、兩月氣勢最好。鄙意欲請多軍會剿金陵，合圍西北，當可得手。⁵⁵

又認為撥調多隆阿赴金陵增援，其實是認真評估過目前戰事整體考量下的必然情況，因為目前金陵局勢發展，「賊人之猖獗，在陸而不在水；我軍之單薄，亦在陸而不在水。」⁵⁶ 不但考慮到合圍金陵必須憑藉龐大的陸師合圍；也衡量敵我局勢，清軍已佔水路優勢；同時對岸的九洲洲，乃為兵家必爭之處，「必須陸兵會剿乃可下也。」⁵⁷ 因此，評估多隆阿的軍隊若「能從金陵西北進攻，與水師聯絡一氣，最為得勢。」⁵⁸ 曾國藩更進一步指出：

53 (清)曾國藩，〈復左宗棠(同治元年五月十二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65。

54 (清)王闓運，《湘軍志》，卷六，頁235。

55 (清)曾國藩，〈復官文(同治元年五月十八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85-2786。

56 (清)曾國藩，〈復彭申埔(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827。

57 (清)曾國藩，〈復左宗棠(同治元年五月十二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65。

58 (清)曾國藩，〈復多隆阿(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54。

我之長龍舢舨較彼多至數十倍，所以不遽得手者，該處牆濠深固，水師只能奪其船隻，不能破其營壘，必有陸路大隊，乃可環攻取勝。蕪、太克復後，屢請多將軍攻取九洑洲，由金陵之北路進，令舍弟國荃由金陵之南路進。……金陵地勢太寬，前此和帥圍師八萬，洪逆見慣不惊，舍弟兵力太單，殊難分布……皆在陸而不在水，正此謂也。⁵⁹

但是，自從安慶克復以後，多隆阿便與曾氏兄弟的關係出現變化，故在廬州攻克後，便不欲再與曾國荃共同會剿金陵，寧願率領大軍赴陝征討，對於曾國藩的屢次請求，則不為所動。首先，在安慶克復後，多隆阿對於獎賞頗有微詞，曾國藩也注意到這個現象，並要曾國荃加以慰問。家書中便提：「多公信來，日內嘔血甚多。此人勞苦太過，病恐難於速癒。又安慶克城，人人優獎，惟多公尙嫌其薄。弟當以信函慰之，或能親往看視亦好。」⁶⁰

其次，當多隆阿圍攻廬州大城，急需援軍支援時，盼望曾國荃能夠緩進巢縣，率軍協攻廬州，⁶¹曾國藩也建議曾國荃應調撥四千人助多隆阿將廬州城迅速攻下，一舉將江北肅清。但此時曾國荃急謀再進，未能撥兵相助。⁶²

再者，若觀察《湘軍志》，該書便云：「多隆阿素以文官不可親，且己不識漢文，而亦惡儒吏，即報國藩言軍事權宜專一，以微示不與曾國荃同處。」⁶³清楚指出雙方矛盾所在，同時頗值得注意的是，多隆阿對於會攻金陵領導權究竟由誰所掌，似乎有所疑慮。

對於多隆阿的疑慮，曾國荃早已獲知，故回覆給多隆阿的信中，便清楚表示，只要他能進攻九洑洲，「由金陵對岸渡江勦辦洪逆（按：洪秀全）」，自己則願追隨多隆阿的領導。其稱：

59 (清)曾國藩，〈復奕新等（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872。

60 (清)曾國藩，〈致浣弟（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787-788。安慶克復，朝廷賞賜欽差大臣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太子太保銜、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太子少保銜，湖北巡撫胡林翼太子太保銜並賞給騎都尉世職、安徽巡撫李續宜加恩賞穿黃馬褂、水師提督楊載福、福州副都統多隆阿，加恩賞給雲騎尉世職，道員曾國荃則著賞加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遇缺提奏，並加恩賞穿黃馬褂。參見《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一），卷三，咸豐十一年八月下，頁114。

61 (清)曾國藩，〈復多隆阿（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644。

62 (清)曾國藩，〈致浣弟（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817-818。

63 (清)王闓運，《湘軍志》，卷五，頁174-175。

金陵地方極大，自古用武之地，欲求合圍掃穴擒渠，非四五萬人不可，然能總轄四五萬兵勇以制全勝者，當今海內惟大將軍之謀勇威德足以浹洽軍民之望耳。⁶⁴

對此，曾國藩也重申只要多隆阿能會攻金陵，允諾將圍攻金陵的兵權交給多隆阿主導。與多隆阿的書信中便提及：「閣下為天下第一支勁兵，自當剿天下第一處賊巢……再不進攻金陵，更待何時？……圍攻金陵，兵權宜歸一手，此事舍弟去年曾經專案具稟。待大纛抵金陵後，弟會秀帥銜具奏，各路當無不聽命者。」⁶⁵但這樣的承諾仍未能打動多隆阿的心意。

當多隆阿不欲會剿金陵，同時又在「官文揣多隆阿終不欲東，而四川德安諸餘寇俱入陝西」的情況下，奏請多隆阿率軍赴陝，而被朝廷所同意，⁶⁶於是，多隆阿遂被賦予督辦陝西軍務的重責，「除留十劣營守廬州外，馬步萬餘全數西援關中。」⁶⁷

曾國藩對於官文提議調派多隆阿赴陝，頗不以為然，認為「此軍若去，金陵地勢太大，兵少賊多，其何能濟！」⁶⁸甚至表示，如果多隆阿能夠會攻金陵，「金陵果克，倘山、陝有事，當請閣下親統全軍西征，乃可迅速蕩事。」⁶⁹充分表現曾國藩認為多隆阿進攻金陵遠比援赴山、陝等處，要來的更加急迫。同時也將整個利弊輕重，告知官文，希望他能為朝廷賦稅考量，勸服多隆阿會攻金陵。⁷⁰同時也向朝廷奏報，希望能調派多隆阿會攻金陵，並以賦稅作為主要訴求，其稱：

臣擬調多隆阿一軍前往會剿，趁此軍務威極勝之際，四面猛攻，當可得手，此時各省多故，處處須兵。臣愚為宜以全力會辦江南，先復財賦之區，克一城有一城之利，拓（按：應為拓）一里有一里之財，究竟遠勝於他省，但使每年能解蘇漕百餘萬石，淮課數百萬兩進京，俾戶部稍資周轉。⁷¹

64 (清)曾國荃，〈復多禮堂〉，《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43。

65 (清)曾國藩，〈復多隆阿（同治元年六月初十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859。

66 (清)王闓運，〈湘軍志〉，卷五，頁174-175。

67 (清)曾國藩，〈復左宗棠（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99。

68 (清)曾國藩，〈復左宗棠（同治元年五月十二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65。

69 (清)曾國藩，〈復多隆阿（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54。

70 (清)曾國藩，〈復官文（同治元年五月十八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85-2786。

71 莊吉發總編，〈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二）〉，頁1020。

然而，朝廷仍決定派遣多隆阿先保住陝西。從曾國藩奏報的摺件，可清楚獲悉其經過如下：

多隆阿一軍當四月十五日初克廬州之時，臣本欲其會攻金陵，以曾國荃由南岸進兵先破大勝關，圍逼城南雨花臺一帶，以多隆阿由北岸進兵先攻九洑洲，圍逼城北紫金山一帶……意在先復江蘇財賦之區，以為明年籌辦京漕之地。不料陝西告警，羽檄交馳，官文等奏請多隆阿率師援秦，而諭旨亦飭令先保陝西。臣雖覺金陵兵單，機會可惜，然以秦晉為京師餉源所自出，未敢奏請多隆阿西援之師轉而東征也。⁷²

當曾國藩的努力終無法動搖朝廷命令與多隆阿決心後，相當失望表示：「多公入秦之行，朝廷之意堅決，似難挽回。」⁷³也認為：「一輾轉間，多軍不能進逼九洑洲，僅南岸一路進兵，遂難得手。自軍興以來，無如今年氣勢之勝，失此機會，深為可惜。」⁷⁴始終認為多隆阿「終以會剿金陵為上策。」⁷⁵多隆阿無法合攻，令曾國藩懊惱不已，認為「金陵又將久持矣。」⁷⁶

在此似有必要補充，曾氏兄弟為何一直期盼多隆阿能率軍合圍金陵。就實質上而言，多隆阿所率領的部隊，不但「軍威極盛」，同時武器、戰力、紀律較強。此軍尤擅於使用連環陣破敵，進退皆得當，同時並擁有較多馬隊，⁷⁷戰力似乎不遜於湘軍，故受到曾氏兄弟相當重視，希望能借重此軍共剿金陵。若再從趙烈文的《能靜居日記》，尤能見到多隆阿部與湘軍的差別：

韓（鑒堂）別駕言：湘軍出戰多一字站隊，勇者、行速者突而居前，弱者、行遲者落而在後，敗退亦然，故隊伍多不整。多將軍隆阿其軍皆用連環陣，每哨十人為一行，四哨四行，中哨在行之間稍後。其進法，行首一人，火器一發，刀矛一刺一擊；行尾一人，趨至其前，亦火器一發，刀矛一刺一擊。如是連環而進。其退法，行首一人，火器一發，刀

72 (清)曾國藩，〈曾國藩奏報分條覆奏諭旨垂詢各路軍情摺〉，同治元年八月十二日，「錄副」，《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519。

73 (清)曾國藩，〈復李續宜（同治元年六月十五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875。

74 (清)曾國藩，〈加奕訢片（同治元年六月十四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874。

75 (清)曾國藩，〈復左宗棠（同治元年六月十七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879。

76 (清)曾國藩，〈加劉長佑片（同治元年五月十一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60。

77 (清)曾國荃，〈與多禮堂〉，《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39-540；〈致王柱堂〉，頁546；〈復趙玉班〉，頁548-550。

矛一刺一擊，旋身退至行尾站立；第二人火器一發，刀矛一刺一擊，旋身退至行尾站立。如是連環而進「退」。每趨進半里許即止步齊隊。其包抄逐北，皆以馬隊為之，故其軍難敗。現命湘軍亦練此陣。⁷⁸

然而，頗令人玩味的是，此時在金陵城周邊，例如在江北的李世忠、揚州的都興阿等部，皆比廬州的多隆阿部更為接近曾國荃所駐紮的雨花臺。為何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獨鍾愛剛攻下廬州的多隆阿軍前往會攻金陵呢？

江北的李世忠原名李兆受，咸豐八年（1858）降清，⁷⁹該部在於咸豐十一年（1861）底收復六合、天長，並於同治元年初攻克江浦、浦口，⁸⁰直接威脅天京。太平軍雖屢次前來圍攻，卻無法收復失地。該部並於五月初四日由六合渡江進逼南岸，將石埠橋要隘克復；六日再奪龍潭、東陽等處。隨後，專意固守石埠橋，而將兩地兵力併入其中。⁸¹石埠橋距離金陵城僅有二十五里，是為相當重要的戰略要地，對於金陵城造成不小的威脅。⁸²此外，李世忠也打算在北岸攻下九洑洲，在九洑洲以北疏通舊河道，並修築營壘，打算包圍九洑洲。⁸³

而以長江下游揚州等地作為主要駐防的都興阿，曾在此地屢次遏止太平軍的進攻，該部在湘軍與水師勢如破竹之際，也趁勢攻占了金陵以北的觀音門、燕子磯等處。⁸⁴可知李世忠與都興阿兩部，其實已經在金陵城以北形成一道防禦線，甚至有部分軍隊過江，駐防石埠橋等處。

然而，曾國藩對於李世忠與都興阿兩部，卻不太放心。藉由其與官文的信函便曾提到：「都軍太弱，李軍擾民，弟不願調其游擊腹地也」⁸⁵正可清楚獲悉，曾國藩打算調派多隆阿前來會攻金陵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當時在金陵城周邊的清軍不足恃所致。而在這種心態下，剛攻克廬洲，擁有較強戰力又距離金陵不遠的多隆阿部，便成為曾氏兄弟心中最適合會攻金陵的部隊。

78 (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選錄）》，頁132。

79 (清)王闓運，《湘軍志》，卷九，頁287-288。

80 (清)李圭，《金陵兵事匯略》，頁295-296。

81 朱學勤，《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11卷，同治元年六月十九日，頁21-22。

82 朱學勤，《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08卷，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五日，頁1-2。

83 朱學勤，《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13卷，同治元年七月初八日，頁4-5。

84 朱學勤，《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07卷，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一日，頁13-15。

85 (清)曾國藩，〈復官文（同治元年五月十八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85-2786。

三、決戰雨花臺——長達四十六日的陣地攻防戰

(一) 湘軍在雨花臺轉攻為守

曾國荃所率領十八營湘軍在五月初四日於「雨花臺畔安置老營」。由於多隆阿無意率軍會剿金陵，湘軍兵力過單，無法對金陵採取合圍攻勢，只好轉攻為守，每天以「挖濠築壘為事」，先求在雨花臺站穩根基。而金陵城中太平軍則時常派人前來窺伺，但總被回以槍砲反擊，又返回城中，「未嘗過舊濠來尋戰也」。曾國荃則命湘軍「專意穩守，即使有賊前後撲犯，當不為所搖動」。⁸⁶ 曾國藩也向朝廷表示，由於目前進軍人數過少，應待「曾貞幹六營，多隆阿一軍增調到防，再籌大局」。⁸⁷

於是，曾國藩迅速調動其弟曾貞幹率領四千人赴金陵增援，該軍於五月初九日前往江東橋駐紮。而曾國荃即命原先駐江東橋各營，「移紮雨花臺之東南隅」，該部隊在十二日修築營壘壕溝時，金陵城中湧出大批太平軍來犯，雙方鏖戰多時，湘軍受傷近百人。隔日，湘軍再往此處紮營，太平軍復來襲，但仍成功在雨花臺東南穩紮八營，作為屏障，於是「城賊遂不敢窺伺」。⁸⁸

五月十六日，太平軍約四、五萬人，布滿雨花臺東南、西南一帶山岡，來撲湘軍營壘，湘軍憑藉壕溝以槍砲反擊，擊斃多人，太平軍「躲逃於土堆、田坑者，仍穩立不退」，雙方相持兩時之久。隨後，湘軍派遣將士主動出擊，太平軍大敗，據官方統計資料，此次擊斃千餘人之多，而湘軍傷亡不滿百人。⁸⁹ 十六日大捷後，湘軍防禦更加嚴密，太平軍也暫時歇兵，未嘗再來尋戰。⁹⁰ 對此，曾國荃不免得意的表示：「我軍穩守穩擊，倍有把握矣。」⁹¹

二十三日，曾國荃聞悉秣陵關附近太平軍在六郎橋一帶焚掠，大掠民糧，於是派出機動性較佳的馬隊兩營，出其不意、主動出擊，擊斃太平軍多人，同時

86 (清)曾國荃，〈復沈幼丹〉，《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45。

87 莊吉發總編，《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二）》，頁1017。

88 (清)曾國荃，〈復黃南坡〉，《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47-548；曾國荃，〈致黃鶴汀〉，《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37-538。

89 (清)曾國荃，〈復趙玉班〉，《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48-550。

90 同上註，頁555。

91 同上註，頁548-550。

「盡奪米穀以給村民」。⁹²

隨後，太平軍忠王胞弟王宗李明成從蘇州率軍來援，六月初六日來犯湘軍營壘，雙方火器對轟，互有損傷。十日，太平軍再次撲營，曾國荃命各營嚴加防守，太平軍亦未能得逞。⁹³ 湘軍將領劉連捷的營壘，位居前線，爲了防禦太平軍的攻擊，以二十三層的柵木爲壘，壘土爲臺，來防禦太平軍的攻勢。⁹⁴

十六日，城內太平軍又聯合與援軍共計四、五萬人，分二十餘支，牽制各壘，其中中路猛撲雨花臺一帶長濠。湘軍憑濠拒守。太平軍進犯湘軍諸營，劉連捷以巨砲轟斃太平軍指揮調度的首領，並趁其混亂之際，率軍反擊，將其擊退，傳聞太平軍對王在此戰中陣亡，湘軍士氣大振。

此外，又有從寧國群聚雄黃鎮的太平軍約二萬人，想趁連日大雨，湘軍「濠牆塌者不少」，打算偷襲。⁹⁵ 二十四日夜與城內太平軍合謀，企圖攻撲營壘。部分埋伏壕溝旁、部分繞到營壘之後，清早同時發動攻擊，但仍被擊敗、潰走。⁹⁶

曾國荃陸續擊退太平軍來犯，太平軍雖絡繹不絕而來，但士氣似乎不振。例如一支由六王宗與湧王所率領的一萬三千餘名太平軍抵達城外，但該軍「半月來未見動作」，⁹⁷ 曾國荃派人探查，得悉由於太平軍的米糧並不充足，「有粥食度日者」，⁹⁸ 而內部也「切切耳語狀異平時」，因此判定其「似不免於懼懼或由前此數戰折傷精銳迭受大創，故不敢復來溺戰」。⁹⁹ 同時又得知，來犯太平軍將攻撲湘軍一兩次後，「如果官軍不能搖撼，即共率其衆仍回蘇州」，¹⁰⁰ 得知太平軍的士氣頗爲不振。

金陵城內每日也總有人逃出來投誠，大家都表示，由於忠王李秀成一時之間

92 (清)曾國荃，〈致黃鶴汀〉，《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37-538；曾國荃傳包，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93 「曾國荃傳包」(史館檔)，702001617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94 「劉連捷傳包」(史館檔)，702001212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95 (清)曾國荃，〈復鮑春霆〉，《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93-594。

96 朱學勤，《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15卷，同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頁4-7。

97 (清)曾國荃，〈復黃昌歧〉，《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58-559。

98 (清)曾國荃，〈復閩海晴〉，《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89-590。

99 (清)曾國荃，〈致趙玉班〉，《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59-560。

100 (清)曾國荃，〈致劉印渠中丞〉，《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29。

不能前來增援，導致士氣下滑。¹⁰¹ 曾國荃認為，只要湘軍能夠穩守營壘，太平軍在「迭次受創之後，精銳凋喪，其氣已索然大沮」，實不足慮。¹⁰² 而對於這些遠道前來的太平軍援軍，遠在安慶坐鎮的曾國藩則從另一個角度評估，也頗懷疑其是否能夠長期支撐，他曾向曾國荃詢問：

援賊已到四五萬，究竟在城內乎？抑在秣陵關一帶乎？賊若來撲弟之營濠，在秣陵關等處打館，往返太遠，我已反客為主，渠於烈日之下，必難久熬。若移至我營近處紮壘，果有佳處可紮五六萬人否？自城中搬柴米出來，果有若干里？望查示。¹⁰³

然而，湘軍雖然阻擋了太平軍的來犯，但在同治元年夏、秋之際，長江南岸開始發生大規模的傳染疾病，疾疫蔓延盛行，對雨花臺湘軍造成相當大的衝擊，營中病者逾萬人，每營生病者居然高達八九成。¹⁰⁴ 曾國荃屢屢向各方求援，表示湘軍「各勇久勞且酷熱蒸灼，多生疾病，以及開仗受傷須要調治，而無處購辦，焦急彌深」，希望能請人代辦藥材，並迅速送至營中。¹⁰⁵ 大規模傳染疾病對雨花臺湘軍所造成的衝擊，大致而言，約從同治元年五月下旬便已開始，由曾國荃與趙玉班的來往信函，就提到：

敵軍（五月）十六日大捷之後，防禦益嚴，賊亦未再來尋戰，惟兩日傾盆大雨，煩熱亦藉以快滌，而各營濠牆七八傾圮，築之登登，又須旬日工夫始能葺事，雨後泥濘異常，各勇作苦於烈日之中，下濕上蒸，多生疾病，殊可念也，如何如何。¹⁰⁶

而當朝廷得知雨花臺湘軍感染大規模疫疾，則感到相當憂心，表示疫疾之產生，「總由政事有所闕失，未能感格天和，唯有痛自刻責。以消沴戾。」並認為如果湘軍「各軍營疫氣傳染若此之甚，居民聞亦不少，量賊匪亦難倖免。賊中情形如有聞見，即著隨時馳奏。」¹⁰⁷ 由此可見，朝廷認為疫疾應不僅會傳染給湘

¹⁰¹ 同註97。

¹⁰² 同註100。

¹⁰³ (清)曾國藩，〈致浣弟季弟（同治元年六月十二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841。

¹⁰⁴ 朱學勤，〈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23卷，同治元年九月初九日，頁9-11。

¹⁰⁵ (清)曾國荃，〈復黃南坡〉，《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47-548。

¹⁰⁶ 同上註，頁555。

¹⁰⁷ 〈寄諭都興阿著飭屬妥為防剿江面並隨時奏報敵情〉，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二日，「剿捕檔」，《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575。

軍，對太平軍方面亦會有相當的傷害。

（二）忠王李秀成率援軍前往金陵

曾國荃率領湘軍進逼雨花臺，太平軍又屢攻部下，金陵城內天王洪秀全則感到相當憂心，曾「一日三道差官捧詔」給正率領大軍包圍松江的忠王李秀成，命他即刻回援天京，李秀成不得已只好撤圍，轉赴蘇州，並先後召開兩次軍事會議，與眾將領商討如何救援天京。¹⁰⁸

忠王李秀成其實此刻並不願放棄自己在蘇杭等地的經營，同時認為此刻率軍與曾國荃交鋒，實乃無益之舉，其稱：「知曾帥之兵，初來之勢，銳精之雄，這鼓氣莊（壯），我不肯來爭。」¹⁰⁹又云：

知曾帥之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勞其（彼）逸，水道難爭，（其）軍常勝，其勢甚雄，不欲與戰，我總是解糧多多回京，將省府財物米糧米藥火具（俱）解回京，待廿四只（個）月之后，再與其（交）戰，解京圍，其兵久而必隨（惰），而無鬥戰之心，然后再與其戰。¹¹⁰

這種只想先將糧秣、物資、軍火解送回京，待兩年之後再率大軍回援金陵的構想，自然難以如願，由上文論述可知，由於忠王遲遲不來，導致太平軍的士氣有逐漸下滑的趨勢。對於忠王的舉動，金陵城內的干王洪仁玕便相當不以為然，認為「忠王既撫有蘇、杭兩省，以為高枕無憂，不以北岸及京都為憂」。因此行文曉之：

自古取江山，屢先西北而後東南，蓋由上而下，其勢順而易，由下而上，其勢逆而難。況江之北、河之南，自稱為中洲魚米之地。前數年京內所恃以無恐者，實賴有此地屏藩資益也。今棄而不顧，徒以蘇、杭繁華之地，一經挫折，必不能久遠。今殿下云有蘇、杭，可以高枕無憂，此必有激之談，量殿下高才大智，必不出此也。夫長江者古號為長蛇，湖北為頭，安省為中，而江南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則蛇既中折，為尾雖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共聞也。¹¹¹

108（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頁315。

109 同上註。

110（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頁315。

111 洪仁玕，〈在南昌府之一親書供詞〉，頁411-412。

對於干王的意見，忠王認為所言不愧為高見，「讀之心驚神恐」。但依目前局勢，似乎時機尚未成熟，因此仍認為「但今敵無可敗之勢，如食果未及其時，其味必苦，後當凜遵」。¹¹²堅持己見，不肯親率大軍前往金陵救援。

忠王這種遲遲不肯發兵前來的態度，令天王洪秀全相當不高興，再次派遣差官催促，詔命更加嚴厲，詔命中稱：「三詔追救京城，何不啓隊發行？爾意欲何為？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詔，國法難容！」¹¹³嚴厲譴責忠王的舉動。於是，在天王嚴詔之下，忠王在這種「詔逼如此，不得不行」的情況，不再堅持，決定回京，並開始集結各路兵馬，打算親自救援。同時也把蘇、杭等地的政事、軍務交由他人管理，並將六十多歲的母親連同家眷先行送回天京，以表忠誠之心。¹¹⁴

忠王援救金陵的部署，決定由輔王楊輔青等率部騷擾寧國；護王陳坤書從太平府窺探金柱關，自己則親率十三王，約二十萬人，號稱六十萬，直撲雨花臺湘軍陣營。同治元年八月中旬，大軍由江蘇省出發，回京時頒佈諄諭，認為清軍「不自量力，屢犯京都」，皆被擊敗，而現在「又欲逼迫我京畿，窺伺我土地，荼毒我人民，思螳臂以當車，欲杯水而救火」。因此希望能「及早回頭」，而他將從寬處置。¹¹⁵於是，忠王大軍一路「過溧陽，到東壩齊兵，直下溧水，向木（秣）陵關而來雨花臺，一由板橋、善橋而來」，直撲曾國荃雨花臺大營。¹¹⁶

面對忠王的大舉來犯，曾國荃則告誡湘軍各營「整靜以待」，太平軍「如來撲犯，我軍憑濠牆以穩擊之，暫不輕出浪戰，賊勢雖重，亦無如我何也。」同時，也命駐守在金柱關的將領羅旋吉必須嚴密防守，以鞏固後路安全。¹¹⁷

（三）雨花臺攻防戰事經過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日，忠王糾集大股太平軍援軍，逼近湘軍雨花臺陣營，

112 同上註。

113 (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頁315。

114 同上註，頁317-318。

115 李秀成於回天京解圍時頒發圍攻天京清軍的諄諭一張，可參閱(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書中註一所載，頁318-319。

116 (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頁318。

117 (清)曾國荃，〈與羅旋吉〉，《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51-552。

東自方山，西至板橋，橫亙六七十里，列置營壘，太平軍「旗幟如林，槍砲如雨」，尤趨重於東西兩路，雙方大戰一觸即發。¹¹⁸一開始，金陵城內先派出先鋒察探雨花臺後濠形勢，接著分從東、西兩路攻撲，湘軍迎擊，追至小河邊。

隔日，太平軍再次猛撲，氣勢更加凶悍。曾國荃命各營堅壁固守，俟太平軍撲近時，再以砲猛擊，斃敵甚多。太平軍在砲火下，「蹶伏在地，礮聲絕，而殺聲又起」，「日夜環伺，無或少修」，毫無退卻之意。在《能靜居日記》便提：太平軍「分作兩層，輪次進攻。時我軍病臥者十成之八，咸力疾赴鬥，寒熱甫退者，輒匍伏而往，擲一火彈，放一槍以助威勢，賊竟無如之何，遂收隊」。¹¹⁹

隨後，二十二日太平軍又分從東西兩路攻擊，曾貞幹力戰西路。但太平軍分撥大隊，直趨洲上，在湘軍營壘後方搭造浮橋過河，意圖在江心洲上紮營，以斷湘軍糧道。曾國荃急遣軍與戰，認為此洲關繫全軍糧路運補安危，決不能落入敵手，於是乘夜修築十多座營壘，並由曾貞幹撥兵駐防，兩方皆以槍砲互轟。將領劉連捷更派死士縋牆主動出擊太平軍，小勝而還。次日，太平軍再犯，仍被擊退。太平軍架設大砲轟擊東路營壘，並駕船艦攻擊湖橋營壘、關卡，湘軍連忙堵禦。此時曾貞幹率軍前來，擊退敵軍，並商請水師駐紮藕塘等處，以護衛新營，守定堤埂，至此糧道方無後顧之憂。

二十五日，太平軍復以西洋火器猛攻東路營壘，而圍逼西路諸營也已有六天，將領彭毓橘等料想其已疲乏，決率軍突擊，力破西路四座營壘，擒殺三百多人。二十六到二十八日之間，太平軍則向東路集結，一時間「洋槍、洋礮驟若飛蝗」，並於湘軍嘉字等諸營下暗通地道，百計環攻。湘軍則憑藉營牆，拋擲火毯反擊。曾國荃則頗擔心營中患病將士太多，不利於久戰。二十九日，太平軍又背復片板作為隱蔽來犯，直撲副後諸營濠外，復以開花大砲猛轟，砲彈飛入營中，頓時「烽燧蔽天，流星匝地」，太平軍齊聲呼喊，束草填濠，準備攻上營牆。湘軍急忙以長茅擊刺，但太平軍仍無退卻之意。曾國荃眼見情勢危急，決定親往救援，但為砲彈碎片所傷，「血流交頤」，將領李臣典將他扶入濠牆，頓時淚如雨

118 有關於雨花臺攻防戰的記載論述以曾國藩，〈曾國藩奏報金陵各營苦守四十六日得解重圍摺〉最為詳盡，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676-680。因此除另外標明引用其他資料之外，其餘皆參照此摺所記，特此說明。

119 (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選錄）》，頁173。

下，力勸曾國荃身為主帥，切勿親自冒險督戰。¹²⁰但是曾國荃仍裹傷站上前線，以安軍心，指揮湘軍防禦太平軍攻勢。

九月，戰況隨著初一日太平軍侍王加入戰局，情勢更加危急。其軍「猛鷲無匹」，東路太平軍恃有援軍來助，攻勢更加猛烈，湘軍傷亡頗重。駐防在江東橋的曾貞幹鑑於情勢危急，決定親往雨花臺增援，命留守將士增築內牆、內濠，以固營壘安全。

面對太平軍的增援，湘軍防禦更加嚴密，太平軍則改採地道攻勢，企圖突破湘軍防備。不斷地將土堆於箱篋之中，排砌在湘軍濠溝旁，明是防範湘軍砲火反擊，暗是在箱篋底下挖掘地道，並堆集草木意圖將濠溝填平，以便突擊。湘軍方面則以火箭反擊，並派出精銳前去誘使太平軍出戰，再加以攻擊，也常趁夜將地道挖毀，成功遏阻了太平軍的攻勢。

曾國荃評估形勢，認為太平軍在西路似比較鬆散，同時西南的地形也比較遼闊，應可先發制之。決定分三路進擊，由彭毓橘擔任右路，蕭孚泗負責中路，李臣典進攻左路，初五日清晨，三路齊隊出擊，重創太平軍，將濠牆外的十二座太平軍營壘盡行攻毀。此戰後，西南路的太平軍不再進犯湘軍後濠，西路的戰況也趨於緩和。¹²¹

同樣也在初五五更，東路太平軍企圖進攻湘軍營壘，大隊蹲伏於湘軍濠溝內，企圖偷襲，但被察覺，紛紛以火藥、火毯擲下，槍砲轟擊，太平軍死傷無數，也在東路稍挫其鋒芒。曾國荃因此認為，如能再支撐一段時日，其終將無計可施，屆時便較容易反擊。依目前形勢，仍須嚴防不懈，穩守陣營，而在屢挫太平軍之後，曾國荃樂觀的表示，「大局或可穩保無虞」。¹²²

初六以後，東路太平軍仍不斷進逼湘軍營壘，「未嘗少懈」，湘軍專意防堵，有時出其不意，加以突擊。然幸而有駐防楊州的都興阿派遣楊心純率領五營前來，而王可陞也率領三營官兵從蕪湖趕赴雨花臺增援，雨花臺駐防兵力略增，對士氣的提振，頗有助益。此時曾國荃更採取「縮營」策略，以便集中力量抗拒

120 「李臣典傳包」(史館檔)，702002119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21 (清)曾國荃，〈復吳碧珊〉，《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85-586。

122 同上註。

太平軍。對此，曾國藩極表贊同，他向曾國荃表示：「縮營之說，我極以爲然。既不能圍城賊，又不能破援賊，專圖自保，自以氣斂局緊爲妥，何必以多佔數里爲美哉？及今縮攏，少幾個當衝的營盤，每日少用幾千斤火藥，每夜少幾百人露立，亦是便益。」¹²³

十一日晚上太平軍又撲東路各營，以洋槍、洋砲並使用開花砲彈猛攻，企圖逼近營濠之外，但這只是表面上攻勢。實際上，地道攻勢仍持續進行中，《能靜居日記》便提到：「金陵賊尙猖獗，挖明地道，上蓋木板，直犯諸營。我軍多疾，不能出剿」。¹²⁴此時地道已挖至濠牆下方，十二日黎明，西南一路太平軍全都向東路集結，並收集相當多的稻草及門板等物置於東路長濠外，繼續挖掘地道，午後，太平軍移至湘軍東路十幾座營壘旁及所挖掘的地道邊待命。

曾國荃研判地道即將爆破，命各營嚴陣以待。果然，一瞬間，湘軍嘉字、吉後兩營外兩處地道同時轟裂，煙焰沖天，石塊、土塊飛騰十餘丈高，營牆崩塌了十幾、二十餘丈寬，太平軍爭先恐後，蜂擁齊進，頓時呼聲震天，萬箭齊發，大砲猛轟，千餘人紛紛湧入倒塌的營牆缺口內，企圖一舉攻破營壘。

然，湘軍此時按兵不動，穩守住內濠，等到煙煙消霧，塵土落畢以後，遂由武明良率領將士從嘉字營衝出，蕭開印由吉後營衝出，其他各營援應，與太平軍肉搏相戰，全力搶救缺口，將衝入營牆塌口的太平軍屠殺殆盡。牆外太平軍仍不停猛撲，前後共達五次之多。曾國荃以重賞，召集死士，先護住缺口，在此萬分危急之時，槍砲根本來不及使用，於是湘軍「純用火毯拋擲，間以槍砲，搶險三時，幸得堵禦缺口」。¹²⁵《能靜居日記》中也稱：「(湘軍)以火彈紛紛擲下，一時用去四十擔」，¹²⁶與此同時，副後營也被太平軍的地道爆破，在劉連捷等率軍反擊下，也將太平軍一一擊退。

123 (清)曾國藩，〈致浣弟(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868。

124 (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選錄)》，頁156。

125 (清)曾國藩，〈曾國藩奏報金陵等處近日軍情摺〉，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633。

126 (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選錄)》，頁173。此外，湘軍在雨花臺攻防戰中，常常使用拋擲火蛋(火毯、火球、火彈)的方式，殲滅太平軍甚多，成功遏阻敵人來犯，據《征剿紀略》中所描述：「此火球也，又名火蛋、火包，其器最毒，用次等藥計重，或一斤、或十兩，用生白布裹住，外用皮紙糊緊，將火線拴一絛縫，放入中間，不至脫落，臨陣加入長矛內，看清賊人廣眾之處，將線燃著拋去，賊人難以逃避矣。」參見(清)尹樂亭，《征剿紀略》(史料四編)，頁15。

此時尚有信字等七營被圍，太平軍發動大規模攻勢，猛烈無比，湘軍將領李臣典從內出擊，曾貞幹則率軍從外擊入，內外包夾，太平軍終不支敗走。此次作戰，據官方統計，太平軍死亡人數約在八千至萬人之間，而湘軍傷亡人數不過數百，雙方在雨花臺的地道攻防戰，湘軍以寡擊衆，成功防禦了太平軍的進犯。從此之後，東路情勢趨於緩和。大戰後，曾國荃相當欣慰此次湘軍衆將士能同心協力，保全危局，轉危爲安，「大挫二十萬梟張之寇，稍安孤軍萬衆之心。」¹²⁷

湘軍東路大捷後，則開始採取主動出擊，分別在十六、十七、二十一、二日等夜，襲擊太平軍，攻毀營壘數座，殲滅數百人。但太平軍仍不死心，想盡辦法企圖攻破湘軍營壘，打算決長江之水，盼能斷絕湘軍糧道補給，但曾貞幹命湘軍在高埂上增修營壘，同時商請水師率領舢板數艘停泊在雙閘處，與湘軍陸師相互倚護，確保糧路安全，太平軍無功而返。

另外，曾國荃也命諸將主動迎擊地道攻勢。先評估太平軍所挖掘的地道方位，再掘地數仞，迎面隧之加以破壞，使之無法爆破，威脅營牆。二十四日，劉連捷在副後營開挖，挖通了太平軍的地道，將地道內太平軍一舉殲滅；二十五日，蕭開印也鑿穿一處，並對地道「熏以毒煙，灌以穢水」，地道內的太平軍無一生還。二十六日晚上，風雨交加，劉連捷趁太平軍沒有防備之際，冒雨出濠，襲擊太平軍正在挖掘地道的三座營壘，殲滅數百人。二十八日，又在營中掘地，才挖一丈多，就掘到地道，挖掘地道的太平軍根本來不及逃跑，皆被擊斃。三十日晚上，湘軍又決定發動攻勢，順利攻克兩座營壘。十月初一日，湘軍副後營鑿開地道一處，初二日曾國荃中軍也鑿通地道一處，「伐木作薪，堵塞洞口，賊乃無能爲矣」。地道攻勢，終被湘軍遏阻。

此時，王可陞又將留防蕪湖的兩營官兵，全數調來雨花臺助戰。曾國荃決定發動總攻擊與太平軍決一死戰。初三、四日先派軍攻拔太平軍十餘座關卡。初四日夜曾國荃命先剷平東路四座緊鄰湘軍陣地營壘，以防止太平軍趁機襲擊西路進軍。天才剛亮，湘軍已焚燬東路四座營壘，西南路的太平軍見狀，打算棄壘竄逃，正巧曾貞幹所率部隊抵達，於是從善橋一路追剿至板橋、周邨一帶。湘軍其餘馬、步軍，也掃蕩太平軍至南路牛首山一帶，共掃平了營壘數十座，擊斃數千人。另外，王可陞、楊心純等將領也搜剿太平軍殘部，直至方山以西等處。

127 (清)曾國荃，〈稟官中堂〉，《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82-585。

而在金陵城外留守在雨花臺附近的太平軍，則會合城中人馬，企圖堵截西路湘軍歸路，湘軍早有防備，劉連捷等從左路而來，易良虎等從右路而來，兩面夾擊，太平軍不支敗退。東路太平軍紛向金陵城南門繞城遁逃，西南路太平軍則向秣陵關一路逃去。曾國荃所率湘軍駐防雨花臺，歷經太平軍四十六日的長期圍攻，至此終於解圍。

四、從「援軍」互動關係觀察雨花臺戰役

過去在探討雨花臺攻防戰時，常將焦點凝聚在曾國荃如何在雨花臺以寡敵衆面對遠道而來的忠王所率領的數十萬大軍圍攻，最後終得解圍的過程。但是對於曾國藩、國荃在此時，是如何與其他清軍各部在援軍問題上，進行溝通與互動，則沒有太多著墨。藉由上文論述可知，曾國藩盡一切努力，打算商請廬州多隆阿部，前往會剿金陵，但在多隆阿無意前往的情況下，曾國藩會剿金陵的構想無法達成，曾國荃在長江南岸的勢如破竹的攻勢，反而成爲孤軍深入。

曾國荃此時雖在雨花臺構築堅強的防禦工事，並表示「敝軍穩守穩擊，甚可自固。」但對於湘軍的糧餉、彈藥不足及兵員因傳染病的流行蔓延，導致營中患病者甚多，仍感到相當憂心。¹²⁸ 對此，曾國藩即向曾國荃保證，「銀米子藥等事，吾必設法多解，竭平日之力辦之。」¹²⁹ 同時也速命其弟曾貞幹及調派駐守蕪湖的王可陞先行率領五營官兵，先後趕往雨花臺增援，並試圖再調撥「適當」部隊，援赴雨花臺增援。此時，曾氏兄弟與清軍其他各處，諸如鮑超、李鴻章、李世忠、都興阿等部在撥調援軍方面如何互動，以下，則分別敘述之。

（一）天不從人願——鮑超會攻金陵構想延宕

當多隆阿未能如預期進攻九洲洲之後，曾國藩打算將會攻金陵的任務交付給正打算進攻寧國的鮑超部。曾國藩本對鮑超所率此軍感到憂心，認爲「鮑軍屢勝之後，雜收降卒，頗有驕矜散漫之象，余深以爲慮。」¹³⁰ 朝廷也抱持同感。¹³¹ 但

128 (清)曾國荃，〈復黃昌歧〉，《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58-559。

129 (清)曾國藩，〈致浣弟季弟（同治元年六月初八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839。

130 (清)曾國藩，〈致浣弟（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828-829。

131 朱學勤，《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08卷，頁13-15。

鮑超部表現，卻超出朝廷與曾國藩的預期，不但一舉於同治元年六月十五日攻克寧國府城，並接受寧國附近廣德州太平軍領袖童容海的投降。¹³²

寧國克復後，清廷對於鮑超部是否應與曾國荃「合攻金陵，以增加兵力；或是先掃除鄰近太平軍州縣，以孤立金陵城中太平軍」，皆由曾國藩自行衡量。¹³³ 曾國藩即表示，應先調動鮑超部隊前往金陵會攻，以取代原來規劃支援金陵的多隆阿，其稱：「寧國已於十五日克復。此後鮑軍可為游擊之師援應金陵，多軍不必更作東下之想。」¹³⁴ 換言之，曾國藩已不指望多隆阿部從西北方會剿，而改由鮑超部由東北方包圍金陵。於是，擬令鮑超「由東壩、溧陽、溧水、句容取遠勢盤旋而來，以會剿金陵之東北。」¹³⁵ 但擔心太平軍趁機來襲，故決定待寧國等地布防妥當後，「再調鮑軍前進」。¹³⁶ 同時命楊岳斌率領水師，就近策應北岸李世忠攻打九洲洲，使「北岸斷無米糧接濟金陵老巢」¹³⁷

曾國藩認為，鮑超部應可在同治元年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左右，抵達金陵的東北，屆時便可協助曾國荃會剿金陵。¹³⁸ 此時，在雨花臺的曾國荃則更樂觀的表示，鮑超一軍應可提前抵達，「遲亦不過八月初也」，¹³⁹ 而鮑超本人亦表示，自己「當會剿金陵，大約中秋前後可以進兵也」。¹⁴⁰ 可知，鮑超會攻金陵之舉，似可在同治元年八至九月間成行。

然而，當鮑超部攻下寧國後，隨即面臨許多難題。例如童容海率領數萬人投降，必須耗費相當時日方能處理妥當；也由於鮑超軍隊陸續攻拔南岸堅城，將士過於疲憊，也需稍事休息，方可再進；而令曾國藩更料想不到的是，發生於長江南岸大規模的傳染病，不但衝擊雨花臺的湘軍，同時也重創寧國鮑超部隊，徹底顛覆了原先規劃鮑超進軍的時間表。

132 朱學勤，《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11卷，同治元年六月十八日，頁19。

133 朱學勤，《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13卷，同治元年七月初八日，頁4-5。

134（清）曾國藩，〈復官文（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885。

135（清）曾國藩，〈復彭玉麟（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894-2895。

136 同上註。

137（清）曾國藩，〈復楊岳斌（同治元年七月初三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909。

138 同上註。

139（清）曾國荃，〈致劉印渠中丞〉，《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30。

140（清）曾國荃，〈復閩海晴〉，《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89-590。

曾國荃對於鮑超的援軍，殷殷期盼，不斷地向鮑超表示，期盼他能「一俟秋氣初涼之時，即率大纛來此」，此時「恰好與偽忠王大股在金陵相遇，可以一戰成功，可以擒洪逆之首於帳下」。¹⁴¹並告訴鮑超，只要他的大軍一來，圍攻金陵大功告成之日，指日可待。¹⁴²曾國荃也得知鮑超部在寧國同受疫疾衝擊，爲了促使其能盡速趕來，甚至提供可以藉由宗教儀式以達到舒緩傳染病的方式，在他與鮑超的信函中，便寫到：

貴營勇丁亦多疾病，蓋勞苦征戰之所致也。想建醮之後，定獲神庥。敝軍病者十之七八，前設章醮禳禱迨又做古儺禮以賽神，似亦有效驗，今歲疫疫到處皆然，來諭謂為劫運，將盡亂極必治之象，此誠不易之論也。¹⁴³

但是，此時鮑超部深受疫疾之苦，根本自顧不暇，更遑乎援助金陵，因此仍遲遲無法前來金陵相助。如據曾國藩向朝廷奏報情況便可得知該軍受到疫疾衝擊之大，奏報中提：

近日秋氣已深而疫病未息，寧國所屬境內最甚，金陵次之……鮑超一軍，據初二開單稟報，除已痊外現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數千，尚未查得確數，寧國府城內外屍骸狼籍，無人收埋。……鮑超亦染病甚重，合營將領因其關係至大，一面稟明臣處，一面用舟送鮑超至蕪湖養病。……鮑超、張運蘭（按：駐防於太平、旌德）兩軍不特不能出隊迎戰，並不能堅守城壘，不特不能堅守以待外援，並不能預逃以待再振。¹⁴⁴

同時，曾國藩本也打算商請左宗棠部，調派浙江的蔣益澧一軍，前來寧國換防，再調鮑超一軍前往雨花臺增援，但隨後即接到左宗棠回覆稱：「因日內正攻龍游、湯溪兩城，功在垂成，礙難抽撥他往」，婉拒了曾國藩的請求。對此，曾國藩感慨的表示：「蔣益澧既不能棄湯溪而換防寧國，則鮑超亦不能棄寧國而先援金陵，征兵千里之外，本難處處應手。」¹⁴⁵只能期盼鮑超部能迅速復原，再與

141 同上註，頁593-594。

142 同上註，頁587-588。

143 同上註。

144（清）曾國藩，〈曾國藩奏陳疫疾盛行請派重臣赴江南主持東南大局片〉，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二日，「錄副」，《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558。

145（清）曾國藩，〈曾國藩奏報金陵等處近日軍情摺〉，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635。

曾國荃會合共剿金陵。

(二) 事與願違——李鴻章部改派常勝軍前來增援

當同治元年初，曾國荃不願意率軍前去上海時，曾國藩改薦李鴻章趕赴上海增援，臨行前，曾國藩要其弟國荃將愛將程學啟撥給李鴻章，助他一臂之力，在家書中便曾寫到：「浣弟不肯赴上海，余亦絕不相強。惟將程學啟撥與少荃，係屬萬不得已之舉」，¹⁴⁶並要曾國荃致函程學啟，要他隨李鴻章同往，並聽其節制調度。¹⁴⁷

如今，曾國荃被忠王大軍圍困之際，曾國藩立即想到應調派程學啟前來援救，因此致函給李鴻章，「求閣下迅發程學啟全軍來援。」¹⁴⁸要目前駐守青浦的程學啟，放棄青浦一城，迅速率軍相助，曾國藩稱：

萬不得已，求閣下派程學啟帶其全軍雇坐火輪船即至金陵大勝關登岸，救舍弟之急難……程學啟現守青浦，尊處棄此一城，專守松滬、浦東、尚無損於大局。無論輪舟之價如何昂貴，求閣下為我墊付，國藩必設法歸款。如慮無故棄青浦為紳民所怨，敝處即日奏明，並出示告青浦士庶，俾知我不得已而調兵之由。¹⁴⁹

曾國藩信心滿滿認為，要李鴻章撥調程學啟趕赴雨花臺救援，是絕無問題的。故他向曾國荃表示，「程學啟一軍，吾必調之至金陵駐守。他事或辦不到，此事必辦得到，望弟堅忍以待。」¹⁵⁰曾國藩告誡曾國荃，「弟惟待王（按：王可陞）、程（按：程學啟）到後，力戰力守，庶有解圍之一日，否則他處竟無援兵可盼。」¹⁵¹尤其要曾國荃在「程學啟未到之先，仍以堅守為主」。¹⁵²

但是事與願違，李鴻章向朝廷表示，目前程學啟決無法抽動前赴金陵增援，

146 (清)曾國藩，〈致澄弟浣弟（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805。

147 (清)曾國藩，〈致澄弟浣弟（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803-804。

148 (清)曾國藩，〈復李鴻章（同治元年九月初六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3138。

149 (清)曾國藩，〈致李鴻章（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3130。

150 (清)曾國藩，〈致浣弟（同治元年九月初八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867。

151 (清)曾國藩，〈致浣弟（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869-870。

152 (清)曾國藩，〈致浣弟季弟（同治元年九月初九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867-868。

同時又認為「曾國荃一軍，關係東南數省全局，雖臣相距較遠，人數較單，必當設法派援，期補救於萬一」。¹⁵³因而改向朝廷推薦由白齊文帶領常勝軍四千人，趕往雨花臺增援，其稱：

曾國藩發函時，尚未知嘉定克復，程學啟已調紮黃渡前敵，其青浦縣城，已另派記名總兵滕嗣武帶千人接防，現在偽慕王、聽王各黨，恐我乘勢入蘇，糾合蘇常杭嘉守賊十餘萬，由崑太水陸並進，圍撲黃渡四江口頭敵營盤。程學啟督所部二千，晝夜博戰，十餘日尚未解圍。臣處各軍赴救不遑，若令程學啟遠去，賊眾深入，松滬更危。惟查有三品頂帶白齊文接管華爾常勝軍，此次攻克嘉定，頗資其力，該軍四千餘人，打仗向稱奮勇，所有西洋砲大砲各利器，購備夙多，施放亦便，自有輪船數隻，再添僱數隻，可敷行駛。臣已飭派署藩司蘇松太道吳煦、前蘇松糧道楊坊，督同白齊文，趕緊籌措行裝，駛往金陵，協力援應。其抵該處，應如何會合攻剿，由督臣曾國藩核飭吳煦、楊坊轉飭白齊文遵照，當可得力。¹⁵⁴

當曾國藩此消息，即向李鴻章表明他「不願該軍赴援」。¹⁵⁵爾後，又在李鴻章盛情難卻的情況下，相當勉強的接受，並向朝廷表示：「李鴻章擬調洋將漢兵之白齊文一軍來援金陵，此軍雖非臣所甚願，然亦未便卻其拯急之情，阻其圖功之念」。¹⁵⁶朝廷也深知「常勝軍雖非該大臣所願調，然既已赴援，即須加意籠絡，俾人知感奮，自能所向有功，如其情形驕悍，即嚴飭吳煦等妥為鈐束」。¹⁵⁷曾國藩原本打算要程學啟前來，沒想卻換成白齊文所統率常勝軍，對此，曾國藩特別告誡曾國荃：

知程學啟已守嘉定等處，不能上援金陵。……惟少荃另調所謂掌勝軍者，則殊非余之本意。常勝軍前為華爾所帶，余已不願與之共事。今華

153 (清)李鴻章，〈李鴻章奏報飭派白齊文統軍添船赴金陵援應片〉，同治元年九月十九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625。

154 (清)董恂，《洋兵紀略》(據北平圖書館藏清鈔董氏五種本)，頁548；(清)李鴻章，〈李鴻章奏報飭派白齊文統軍添船赴金陵援應片〉，頁625。

155 (清)董恂，《洋兵紀略》，頁548。

156 (清)曾國藩，〈曾國藩奏報金陵等處近日軍情摺〉，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634。

157 〈寄諭曾國藩著加意籠絡常勝軍並傳諭李世忠督攻九洲洲〉，同治元年十月初六日，「剿捕檔」，《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640。

爾已死，白齊文接統其眾，其能戰與否不可知，而其風氣迥別，不能與弟軍合處，則顯而易知。渠既前來，則此間攔阻亦趕不及，只好聽其自來。但斷不可令入弟軍長濠之內，只可令其先攻九洲洲、下關等賊壘。冀稍掣賊之勢。如下游不能取勝，則令白齊文等由金柱關、采石上游夾擊而下，雖未必大收其效，亦自無所損於弟處，或亦善處之一道。白齊文部下名為洋兵，實皆廣東、寧波之人，驕侈成俗，額餉極貴，弟軍斷不宜與之共處，凡長濠以內，總需主兵強於客兵，一切皆由弟作主。¹⁵⁸

由此可知，曾國藩對於這支援軍，存有相當顧慮。不但是曾國藩如此，對於曾國荃而言，也絕不樂見這種情況出現。曾國荃曾表示：「少荃中丞（按：李鴻章）昨有牘至，華爾願率其眾以助白下之攻，稱其火器更有必克之道，弟誠未敢應命。蓋地利既匪所宜，而流弊難殫述，損威示弱又其大焉者也。」¹⁵⁹ 爾後，常勝軍因事耽擱，在雨花臺解圍後仍然遲遲無法動身前來，曾國荃曾兩次致函給李鴻章，請求停止調撥常勝軍前來，¹⁶⁰ 由此也可證明曾國荃打從心裡相當排斥這支援軍的相助。

最後，李鴻章未能撥程學啟前來相助，由曾國藩在事隔一年多以後寫給曾國荃的家書中，還記載著：「元年九月少荃不派程援金陵，余至今不能無介介也」。¹⁶¹ 也可獲知曾國藩始終無法忘記此事，仍舊耿耿於懷。

（三）寧缺勿濫——長江北岸李世忠援軍一波三折

李世忠部駐紮在江北天長、六合等地，並圍攻江北太平軍重地九洲洲，實為距離雨花臺曾國荃最近的清軍部隊，但正如上文所述，曾國藩對於李世忠所部抱持著不信任感，認為該部「擾民」，同時李世忠亦為降將。朝廷令曾國藩節制該軍，但曾國藩對其仍有相當猜忌，甚至還曾派楊岳斌仔細評估「李世忠之兵果可會剿一路否？不甚騷擾否？」¹⁶² 因而遲遲不肯調派江北李世忠部前來協助曾國荃。

158 (清)曾國藩，〈致浣弟（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874。

159 (清)曾國荃，〈復趙玉班〉，《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55。

160 (清)董恂，〈洋兵紀略〉，頁548。

161 (清)曾國藩，〈致浣弟（同治三年正月初七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1077。

162 (清)曾國藩，〈復楊岳斌（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884。

但朝廷卻認為「李世忠人雖桀驁，而貪功喜勝，此時不能不加意籠絡」，既然已將此軍交由曾國藩節制，就應該「令其迅簡精銳數千，馳赴曾國荃軍營幫同擊剿大股悍賊」，迅速渡江前來。而又豈能將李世忠部「致之無用之地，轉以啓其猜嫌」？¹⁶³

在朝廷壓力下，曾國藩本有打算調派李世忠部「渡江由孝陵衛北路而來夾擊偽忠王一股」，隨即，李世忠來文告知，稱「有江防空虛、南賊分股北窺」，於是曾國藩速令該軍停止南渡增援，令其專防北岸九洲洲一帶。¹⁶⁴

但是，不久李世忠又來信告知曾國藩，他已挑選了精壯將士萬餘名，已準備由董占品率領渡江前來增援曾國荃。對此，曾國藩回覆，要李世忠自行酌量是否應該調兵前來，如果「力難兼顧，則專防北岸；力能兼顧，則分援南岸，聽其自為裁奪」。¹⁶⁵而此時的曾國荃則以「近日軍情已鬆，勿庸再行撥隊」作為答覆，婉拒李世忠的心意。¹⁶⁶

因此，曾國藩再致函李世忠，命他「專顧北岸，無庸分軍南岸，並令其力攻九洲洲。」朝廷也認為此舉適當，要其專圖九洲洲，「務須剋期攻拔，勿再遲延」，¹⁶⁷於是，李世忠打算撥派援軍的構想終止，未能增援雨花臺。

(四) 雪中送炭——揚州都興阿派軍增援

在曾國荃進逼雨花臺之後，雖然駐防揚州的都興阿部被曾國藩視為該部「太弱」，並沒有主動要求其派兵前來相助，但在雨花臺的曾國荃被太平軍重兵圍困，曾致函給都興阿請求支援，希望他能撥派「兵勇至少二千趕緊過江，由大勝關前來助剿」。¹⁶⁸

163 〈寄諭曾國藩等著飭屬堅力固守並傳諭李世忠簡兵協剿金陵〉，同治元年九月十五日，「剿捕檔」，《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618-619。

164 (清)曾國藩，〈曾國藩奏報金陵等處近日軍情摺〉，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635。

165 (清)曾國藩，〈曾國藩奏報金陵等處近日軍情摺〉，頁635。

166 〈寄諭曾國藩著加意籠絡常勝軍並傳諭李世忠督攻九洲洲〉，同治元年十月初六日，「剿捕檔」，《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640。

167 〈寄諭曾國藩等著傳諭李世忠專力九洲洲剋期攻拔〉，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剿捕檔」，《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647-648。

168 (清)都興阿，〈都興阿奏報抽撥揚防兵勇援應楚軍並水陸設防摺〉，同治元年九月初八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599。

都興阿雖然認為自己在「揚防兵力本屬不敷分布，實無力遠及」。但有鑑於「曾國荃軍中病勇較揚防各營更多，賊勢浩大」，同時曾國荃本人又負傷，認為若「楚軍一有動搖，勢必全局瓦解，所關甚重」。因此雖然駐防楊州，與雨花臺「相隔雖遠」，但「不能不設法抽撥兵勇趕緊派援，先穩軍心」。¹⁶⁹

於是，都興阿決定撥派楊心純率領兵勇五營，並在「整齊軍裝，籌備糧餉」後，「由儀徵、六合、浦口、江浦繞道前進，渡江援剿，一面傳知各屬地方營卡妥為照料，另外又派「副將刁經明申明紀律，約束兵勇，護送前往」，該軍於九月初七日起程，¹⁷⁰ 給予雨花臺曾國荃適時的援助。

對於都興阿調派五營援軍前來相助曾國荃，曾國藩則表示相當欣慰，由他向朝廷奏報：「都興阿未接臣咨，僅接曾國荃一函，立派楊心純等千八百人渡江協防，實屬力顧大局，痛癢相關」，¹⁷¹ 清楚可見曾國藩對於都興阿撥派援軍前來相助其弟曾國荃，所表現出來的感激之意。

五、《平定太平天國戰圖》中所描繪的雨花臺攻防戰事

（一）〈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簡介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典藏的《平定太平天國戰圖》一套，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呈現大清帝國平定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民變——太平天國戰役中的重要場景及戰事經過。本套戰圖共繪製十二幅圖，每幅圖均附有圖說一幅，採圖文對照的方式呈現（請參見文後附錄）。該圖成圖時間，應為光緒年間，該圖為紙本彩繪，其中的第九幅〈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及圖說，由於內容即以同治元年湘軍與太平軍在金陵城南邊雨花臺的大規模陣地攻防戰，作為繪製內容，故對於研究這場戰事的發展，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透過李天鳴先生研究得知，《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在構圖上，並非依照等比例繪製真實的戰鬥情景，而僅是一種戰鬥情景的示意圖。同時李天鳴先生也指

169（清）都興阿，〈都興阿奏報抽撥揚防兵勇援應楚軍並水陸設防摺〉，頁599。

170 同上註，頁600。

171（清）曾國藩，〈曾國藩奏報金陵等處近日軍情摺〉，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634-635。

出，彩繪本的《平定太平天國戰圖》與吳嘉猷所繪製的墨色本《平定粵匪戰蹟圖》雖在佈局、人物描繪方面有所相似之處，但在戰況描繪及顏色上，則仍有不同，故目前仍無法斷定本圖是否即為光緒年間畫師吳嘉猷所繪製。¹⁷²

該套戰圖在繪製方位上，出現頗為有趣的差異性。透過比對，每幅戰圖在繪製的方位上並未能統一（請參見表一），例如第九幅〈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則是以上南、下北、右西、左東的貼黃，標明構圖的東、西、南、北各方位，因此，金陵城位於該圖下方，城南的雨花臺，位於左上角，長江則在圖的右上。整套戰圖或許在繪製上，是想捕捉最容易清楚描繪每場戰事的景象，給最主要的閱讀者一皇帝得悉，故在繪製上，並不拘泥每幅戰圖方位的統一，而是以如何呈現戰事發展作為主要考量，故才會出現同一套會有不同方位的繪製情況。

表一 本院所藏《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各幅戰圖繪圖方位

| 各 幅 戰 圖 名 稱 | 圖 繪 方 位 |
|------------------------|-----------------|
| 第 一 幅 克復岳州圖 | 上北、下南、右東、左西 |
| 第 二 幅 攻破田家鎮收復蕪州圖說 | 上北、下南、右東、左西 |
| 第 三 幅 肅清潯江圖 | 上北、下南、右東、左西 |
| 第 四 幅 克復湖北通城圖 | 上北、下南、右東、左西 |
| 第 五 幅 克復武昌省城圖 | 上北、下南、右東、左西 |
| 第 六 幅 克復瑞州府城圖 | 上北、下南、右東、左西 |
| 第 七 幅 逆眾擾懷桐楚軍會剿大勝圖 | 上北、下南、右東、左西 |
| 第 八 幅 克復安慶省城圖 | 上北、下南、右東、左西 |
| 第 九 幅 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 | 上南、下北、右西、左東 |
| 第 十 幅 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洑洲諸隘圖 | 上北、下南、右東、左西 |
| 第 十 一 幅 克復金陵圖 | 上南、下北、右西、左東 |
| 第 十 二 幅 幼逆洪福瑱就擒圖 | 上西北、下東南、右東北、左西南 |

資料來源：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平定太平天國戰圖》的每幅圖的右上方，均以貼黃標明該圖名稱，如第九幅右上方便有「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之貼黃，為其圖名。除了清楚標示該圖名

172 李天鳴，〈湘軍攻克金陵之役及克復金陵圖〉，頁560-562。

稱之外，在每幅戰圖中，也將重要地名、山川、營壘、城池等標明清楚。例如本圖便以貼黃標示江蘇省城（金陵城）、聚寶門、牛首山及雨花臺等處位置，以便閱讀。

從〈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觀察，無論是從兩方的將領、士兵到旗幟等元素，都採用紅、黃、藍等對比用色彩，並以山岳的綠色中性色彩與適當的留白來調和整體的畫面色調。構圖方面，以畫中山岳走勢形成倒三角構圖，並由畫面下方站在城牆上拿著望遠鏡觀看的太平將領，由下而上逐漸引領視覺動線到畫中炮火轟擊的兩軍交戰之處，將主題圍塑在畫面中心。斜向的人物安排與山岳筆勢線條不但增加畫面的動感，也強調出此圖以戰役做為主題的表現內容。而在透視安排上，則結合傳統多點透視的平移空間與西方單點透視的縱深空間，以近遠的色彩濃淡與元素比例營造出畫面景深，讓圖面的空間表現更為豐富。

而本圖在主題的選取上，亦有相當特別之處。有別於《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其他十一幅，將主題轉向凝聚於太平軍的進攻方面，而持守的湘軍反而成為配角。這種構圖方式，主要在凸顯太平軍在此役擁有絕對的優勢戰力，進而凸顯湘軍以寡敵眾的奮戰過程。這種以「叛軍」為主的表現模式，不但在本套戰圖中並未有其他類似之處，在由清廷繪製的套圖中，也可謂是相當罕見。

（二）〈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中所描繪之戰鬥情景

由本圖中可見，太平軍在佔領的金陵城上，架設著大砲備戰，同時清楚可見城南聚寶門。湘軍方面無論是雨花臺大營，或是各處營壘，均修築城牆，城上亦有城垛。另外，在圖右上，即為長江旁，也有許多湘軍、水師營壘駐紮於此。朦朧之中也可以看見兵艦在江面巡視，這是清軍由彭玉麟、楊岳斌所領導的水師。在水師的協助下，維護補給線暢通。岸上則有官兵正與太平軍激戰，這應該是湘軍曾貞幹、吳宗國、易良虎與水師彭玉麟的軍隊。

圖中所出現的雙方旗幟，在湘軍旗幟方面，可辨認者有：曾、武、劉、李、吳、易、彭等旗幟，應分別代表曾（國荃、貞幹）、武（明良）、劉（連捷）、李（臣典）、吳（宗國）、易（良虎）、彭（玉麟）等人。而太平軍的旗幟，則沒有清楚標示，僅以紅、紫、黃、白等五顏六色的旗幟代替。

在穿著的服飾上，藉由本圖的繪製，可很明顯區分湘軍與太平軍的差別，同時也有助於掌握身份階級的差異。大體上，湘軍穿著統一的制服，藍衣紅領袖，

中印有湘勇兩字圖案（不過在其他十一幅圖中，也有前繪「湘」或「湘勇」，後繪「湘」、「湘勇」或「小隊」圖式），大多穿著鞋子。太平軍則服飾不一，有些赤腳，有些穿鞋或靴。而穿黃衣戴黃巾者或是騎馬者，多為高階將領或首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圖以太平軍作為構圖主題，湘軍的統帥曾國荃並未出現在這幅圖中，其所駐防之雨花臺大營，也僅位居此圖左上小角。圖中反以一位昂立於金陵城上，穿戴黃色衣巾的太平軍將領，腳踏著砲座，以望遠鏡正遙觀著整個戰事發展，作為圖中的靈魂核心人物。透過本圖繪製，還有士兵為其撐傘，可見該人身份之尊崇。

雙方在使用的武器方面，圖中描繪的武器有傳統的冷兵器及新式的熱兵器。冷兵器上，諸如短兵有刀、劍，長兵則有月牙鏟、長柄刀、長矛。湘軍守軍多以長矛攻擊前來攻壘的太平軍，金陵城上的太平軍，有的身上背負盾牌。在熱兵器方面，太平軍擁有四輪大砲（開花大砲），有些大砲排列在一起密集地對湘軍陣營猛烈轟擊，煙霧瀰漫，有些架於城上。也有太平軍使用洋槍的士兵或參與戰鬥，或站立於城頭上，可知太平軍在使用新式熱兵器上相當頻繁，火力也很充沛。這場冷、熱兵器共襄盛舉的大規模作戰場景，藉由本圖描繪可以一覽無遺。但或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圖中幾乎看不到湘軍使用熱兵器，這點應與作者在繪圖時，為了表現雙方在此役之中，有著懸殊兵力及武器的差異，凸顯湘軍以寡擊眾的奮戰之艱辛，故才有此種繪製方式。

而在這場戰役中，雙方最為激烈的地道戰攻防，則出現本圖左上方的另外一處場景，這裡雖然看似相當平靜。但可見太平軍不停將盛土的箱子往上堆積，在箱子下方，太平軍則展開另一波攻勢。有些手持武器，有些則拿著土耙、鋤頭奮力挖土，構築地道，企圖以地道裝填火藥，炸破湘軍的壘壁，攻入營中。湘軍則在城壕上，奮力防守。由圖所繪可知，李臣典與劉連捷的營壘，正首當其衝。透過本圖的繪製，生動的勾勒出地道戰的情景。

六、結語

透過本文論述，過去研究常將曾國荃直擣金陵視為是「孤軍深入」金陵城南雨花臺，事實上，清軍早在長江北岸江浦、浦口等地駐防李世忠部及在揚州駐防都興阿部，其實曾國荃進逼金陵並不孤單。然而，這兩支軍隊，在曾國藩的評估

之下，認為「都軍太弱，李軍擾民」，因此不願主動與之共同會剿金陵，而打算商請戰鬥力較強甫攻克廬州的多隆阿部，前往金陵與曾國荃共同進剿，並答應賦予他統帥全軍之權，但是卻又由於多隆阿與曾氏兄弟彼此的心結矛盾已深，無意率軍由長江北岸進剿，導致會剿金陵的構想全盤落空，南岸的曾國荃與水師勢如破竹直搗金陵的攻勢，反成為「孤軍深入」，湘軍只好「轉攻為守」。

從曾國藩、曾國荃與援軍的互動過程來觀察雨花臺之戰，在多隆阿無意赴金陵會剿之後，曾國藩改而期盼由剛攻下寧國的鮑超部取代，但鮑超一軍面臨諸多問題，同時飽受疫疾之嚴重衝擊，不但自顧不暇，根本無力前來金陵相助。而在此時，曾國藩本打算調派蔣益澧換防寧國鮑超，程學啟救援雨花臺曾國荃，但皆遭到左宗棠與李鴻章的婉拒而無法成行，對此，曾國藩曾無奈的告訴曾國荃：「總之，危急之際，惟有專靠自己，不靠他人為老實主意。……則此外如程學啟、蔣鄉泉（按：蔣益澧）等軍之不能應手救急，何足怪哉！」¹⁷³

在這種曾國藩認為「適當」的援軍皆無法順利會剿金陵、救援雨花臺的同時，江北的李世忠卻在此時致函告知，他已準備好一萬名精壯將士願意前往雨花臺增援，而李鴻章也決定改派由白齊文率領常勝軍前來相助。對於這兩支援軍，曾國藩與曾國荃打從心裡都相當排斥，原因在於李世忠為降將，其部眾太亂擾民，常勝軍由洋將白齊文率領，節制不易。可見，雨花臺的曾國荃在太平軍大軍圍困之際，所缺的是「適當」援軍，而非僅是援軍而已。在這種情況下，當都興阿派遣五營官兵前來協助，雖然該部曾在曾國藩的評估為「太弱」，但是仍然感到相當欣慰，由此便可得知，都興阿所派遣的援軍雖然戰力不強，但遠比降將李世忠及洋將白齊文所率領的援軍，來的更為合適。

同治元年的雨花臺攻防戰，曾國荃以寡擊眾，面對太平天國忠王率領大軍合圍四十六日的情況之下，終能力解重圍，成功的在金陵城南雨花臺建立根據地，除了憑藉著曾國荃率領湘軍構築堅強的防禦工事穩紮穩打，減低自身的傷亡，不輕易與太平軍正面交鋒，而採取靈活的突襲戰術，同時能夠有效的反制太平軍地道攻勢，透過水師及曾貞幹的協助護持糧道，並在其兄曾國藩盡全力調撥軍需物資供給等，皆為湘軍之所以獲勝的關鍵因素。

173 (清)曾國藩，〈致浣弟（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880。

反觀太平軍方面，李秀成曾自己表示，從雨花臺撤軍是由於「因八月而來，各未帶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無糧，未能成事者此也。」¹⁷⁴關於這點，羅爾綱先生曾指出「沒有糧食」乃是太平軍戰敗撤退的最主要因素。¹⁷⁵但杜德鳳先生則研判「未帶冬衣」、「無糧」應僅為李秀成之託辭，與當時情況不相吻合。其更明確指出李秀成的指揮不當才是導致這場戰事太平軍失敗的主因，李秀成過於高估對方的實力，不但貽誤戰機，也未能截斷湘軍補給，不斷招降納叛反而降低了士氣與素質，故雖然此役太平軍在人數、武器上取得優勢，但終究面臨失敗命運。¹⁷⁶對此，尹福庭先生也認為，李秀成赴天京救援，其心仍在蘇杭，故只求「僥倖速勝」，而不採行反包圍，在戰術運用上頗有失當之處。¹⁷⁷從本文亦可見，太平軍內部分歧，救援並未迅速統一，以致士氣不振，忠王在「不得不行」的情況下率軍前來，不但已失去寶貴的進攻時機，反而讓湘軍得以在雨花臺以逸待勞、反客為主。這場戰事太平軍之所以會敗，與太平軍將領救援不力有關，其中，忠王李秀成更應當負起相當責任。

最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典藏《平定太平天國戰圖》中的〈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為彩繪戰圖，以豐富的色調呈現了湘軍與太平軍在雨花臺激戰的作戰場景。該圖以色彩豔麗的繪圖方式，描繪了這場大規模攻防戰的情景，更加顯現此戰的氣勢磅礴。本圖以戰鬥情景示意圖的方式，不但呈現此場戰役之中若干重要情景，同時並以太平軍的進攻作為主要構圖主軸，進而凸顯湘軍以寡擊眾奮戰之艱辛。藉由本圖可與文字史料相互參照比對，此實乃為研究清代軍事、繪畫及太平天國等相關課題，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

174 (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頁318。

175 (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頁319-321。

176 杜德鳳，〈雨花台破圍戰失敗的原因辨析〉，頁247-256。

177 尹福庭，〈試析天京保衛戰中的李秀成的戰略失誤〉，頁262-263。

附錄 本院所藏《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各幅戰圖繪製內容概述

| 戰圖名稱 | 戰圖繪製內容概述 |
|-------------------------|--|
| 第一幅 克復岳州圖 | 湘潭戰後，清軍沿湘江北上直抵岳州城外。褚汝航等進泊萬石湖，彭玉麟伏兵君山南岸，楊載福伏兵雷公湖上游，夏鑾、褚汝航直趨南津港，太平軍船艦迎戰，被清軍數路夾擊大敗。咸豐四年七月初一日，湘軍克復岳州。初三日，太平軍企圖反攻，又被擊潰。 |
| 第二幅 攻破田家鎮收復蕪州圖 | 太平軍為阻止清軍攻取九江，在九江上游重鎮蕪州至田家鎮間，用鐵鎖橫截江面防禦。咸豐四年十月十三日，劉國斌所率水師逼近半壁山，一邊用紅爐鎔鐵，一邊以大斧砍擊，打斷鐵鎖，飛槳而下，太平軍大亂。清軍追至武穴，乘風縱火，燒毀太平軍船艦數千餘艘。田家鎮、蕪州太平軍先後逃竄。十四日，湘軍收復蕪州。 |
| 第三幅 肅清潯江圖 | 蕪州收復後，清軍進逼九江北岸，陸師肅清江北濯港、中路庵、孔壠驛，並在小池口與水師會師。水師則由彭玉麟率領進攻南岸新港，攻毀太平軍籬廠，咸豐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肅清潯江江面。於是兵分二路，一路逆流西上，進攻龍開河，進逼九江西面；一路順流東下，連下梅家洲、扁擔夾洲、湖口，並由湖口進圍九江東面。 |
| 第四幅 克復湖北通城圖 | 太平軍佔據湖北東南通城，和東北桂口、崇陽聯成一氣，相互支援。咸豐五年九月六日，清軍將領何忠駿由通城東南破門登城，羅澤南則在西北林中伏兵，截殺竄敵，克復通城。 |
| 第五幅 克復武昌省城圖 | 太平軍回師救援天京，西線空虛之際，清軍決定圍攻武昌，先派水師肅清江面，再行水陸合圍。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楊載福率領水師進攻黃鶴樓，搗毀太平軍擱江鐵鎖，焚盡太平軍船艦。太平軍竄逃，清軍乘勝入城，克復武昌，同日亦克復漢陽。 |
| 第六幅 克復瑞州府城圖 | 天京事變之後，太平軍勢衰，湘軍合攻江西瑞州，期在必取。陸師劉騰鴻攻城南石橋礮臺，普承堯搭木籬望樓，擲火彈以焚城西，太平軍於是縋城東逃，亦為水陸師所殲。清軍歷時兩年終在咸豐七年七月十四日克復瑞州。 |
| 第七幅 逆眾擾懷桐楚軍會剿大勝圖 | 九江克復後，水陸師企圖合攻安慶，決定先攻佔安慶北面屏障桐城。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前來救援，在桐城西南掛車河設防禦。咸豐十年十月底，清軍將領李續宜渡新安渡，連克尊士庵、棋盤嶺，和南面多隆阿會師，合力痛勦太平軍；北面溫德勒克西騎兵，襲太平軍後路。英王援軍戰敗，西竄攻襲武漢，桐城援絕。 |
| 第八幅 克復安慶省城圖 | 湘軍將領曾國荃進圍安慶城北，陳玉成從武漢回師救援安慶，進兵集賢關與城內守軍合圍曾國荃部。清軍水陸師合力抵禦，陳玉成被擊退。湘軍又切斷太平軍與安慶的聯繫，使該城陷於孤立。咸豐十一年八月一日，以地道轟破城北門垣，克復安慶，英王陳玉成北遁。 |
| 第九幅 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 | 曾國荃克復安慶後，協水師並進，北上直擣金陵。同治元年五月四日兵臨金陵城南雨花臺，此舉令城內天王洪秀全大驚，急調東征上海的忠王李秀成率領十三王救援天京。太平軍援軍自方山、板橋間密佈營壘，分東西二路夾擊雨花臺，湘軍奮力防禦，成功遏阻太平軍的猛烈攻勢。至十月四日太平軍終撤兵，前後長達四十六日之久，雨花臺湘軍終解重圍。 |
| 第十幅 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江洲諸隘圖 | 湘軍將領鮑超肅清皖南後，再敗忠王於皖北石澗埠，並乘勝收復江浦、浦口，進逼九江洲。水師則沿長江南岸，陸續克復燕子磯、草鞵夾、下關，直趨中關。同治二年五月十五日，合圍北岸太平軍重地九江洲，力破之，肅清江面。 |

| 戰圖名稱 | 戰圖繪製內容概述 |
|------------------|---|
| 第十一幅 克復金陵圖 | 湘軍在曾國荃率領之下，自同治元年開始陸續攻拔金陵城外太平軍的重要據點及要隘，在同治三年攻克城北龍脖子山後，始完成合圍金陵部署。湘軍企圖以地道攻勢破城。六月十六日，轟陷金陵城太平門東側城牆，湘軍兵分四路奮力衝入城內，與太平軍展開激烈鏖戰，終於攻佔金陵。 |
| 第十二幅 幼逆洪福瑱就擒圖 | 金陵城破之前，天王洪秀全已先期去世，忠王李秀成在城破之後保護幼天王洪福瑱突圍逃出城外。不久，李秀成隨即被清軍捕獲。幼天王洪福瑱亦在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被江西巡撫沈葆楨擒捕，太平天國覆亡。 |

資料來源：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及圖說」(原名平定粵匪圖及圖說)各十二幅,平圖021281.001-021294.001(圖);021281.002-021294.002(圖說),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李臣典傳包」(史館檔),702002119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陳湜傳包」(史館檔),702001696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曾國荃傳包」(史館檔),702001617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劉連捷傳包」(史館檔),702001212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鮑超傳稿」(史館檔),701001979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尹樂亭,《征剿紀略》(史料四編),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2。
- (清)王闈運,《湘軍志》,臺北:文苑出版社,1964。
- (清)李圭,《金陵兵事匯略》,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一】,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 (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 (清)曾國藩原著,嶽麓書社彙編,《曾國藩全集》,長沙:嶽麓書社,1985-1993。
- (清)董恂,《洋兵紀略》(據北平圖書館藏清鈔董氏五種本),收於楊家駱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彙編》第四冊(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臺北:鼎文書局,1973。
- (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選錄)》,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 (清)蕭榮爵編,《曾忠襄公年譜》,收於《曾忠襄公全集64卷(七)》(清末民初史料叢書第四十五種),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
-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一)》,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共二十六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2001。
- 朱學勤,《欽定勦平粵(匪)方略》,《中國方略叢書第一輯》,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 莊吉發總編,《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
- 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共十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二、近代論著

- 尹福庭，〈試析天京保衛戰中的李秀成的戰略失誤〉，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編，《太平天國建都天京一百三十周年紀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未出版），年代不詳（1983？），頁262-263。
- 李天鳴，〈湘軍攻克金陵之役及克復金陵圖〉，《故宮學術季刊》，23卷1期，2005年秋季，頁531-571。
- 李泰翰，〈兵臨城下——評介《平定粵匪圖》中的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故宮文物月刊》，22卷12期，2005年3月，頁64-75。
- 杜德鳳，〈雨花台破圍戰失敗的原因辨析〉，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編，《太平天國建都天京一百三十周年紀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未出版），年代不詳（1983？），頁247-256。
- 崔之清等，《太平天國戰爭全史》（全四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郭毅生，《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北京：新華書店，1989。
-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全三冊），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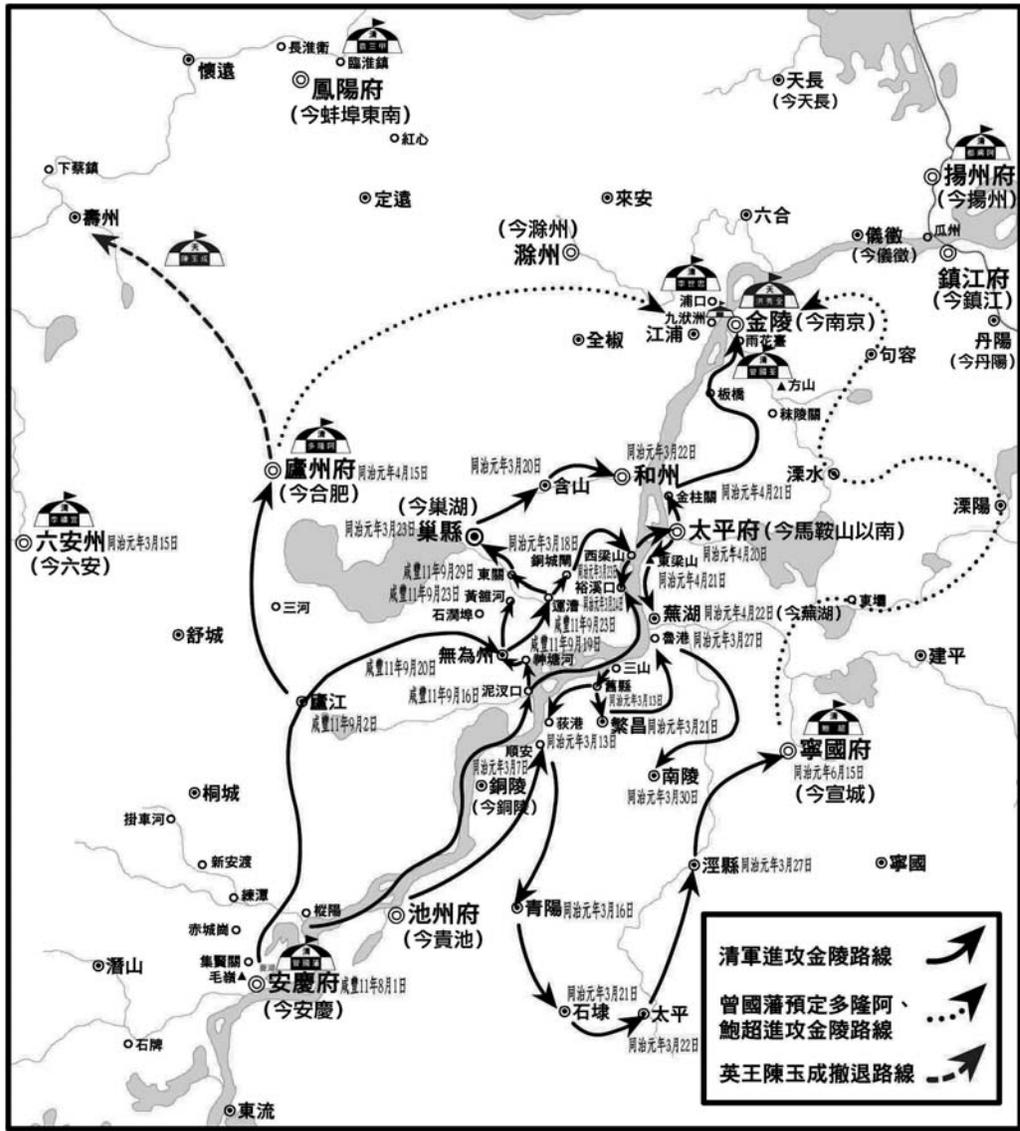


圖1 同治元年清軍部署進攻金陵規劃圖（據李天鳴，〈湘軍攻克金陵之役及克復金陵圖〉圖一，頁567改繪而成，蕭宗鋒 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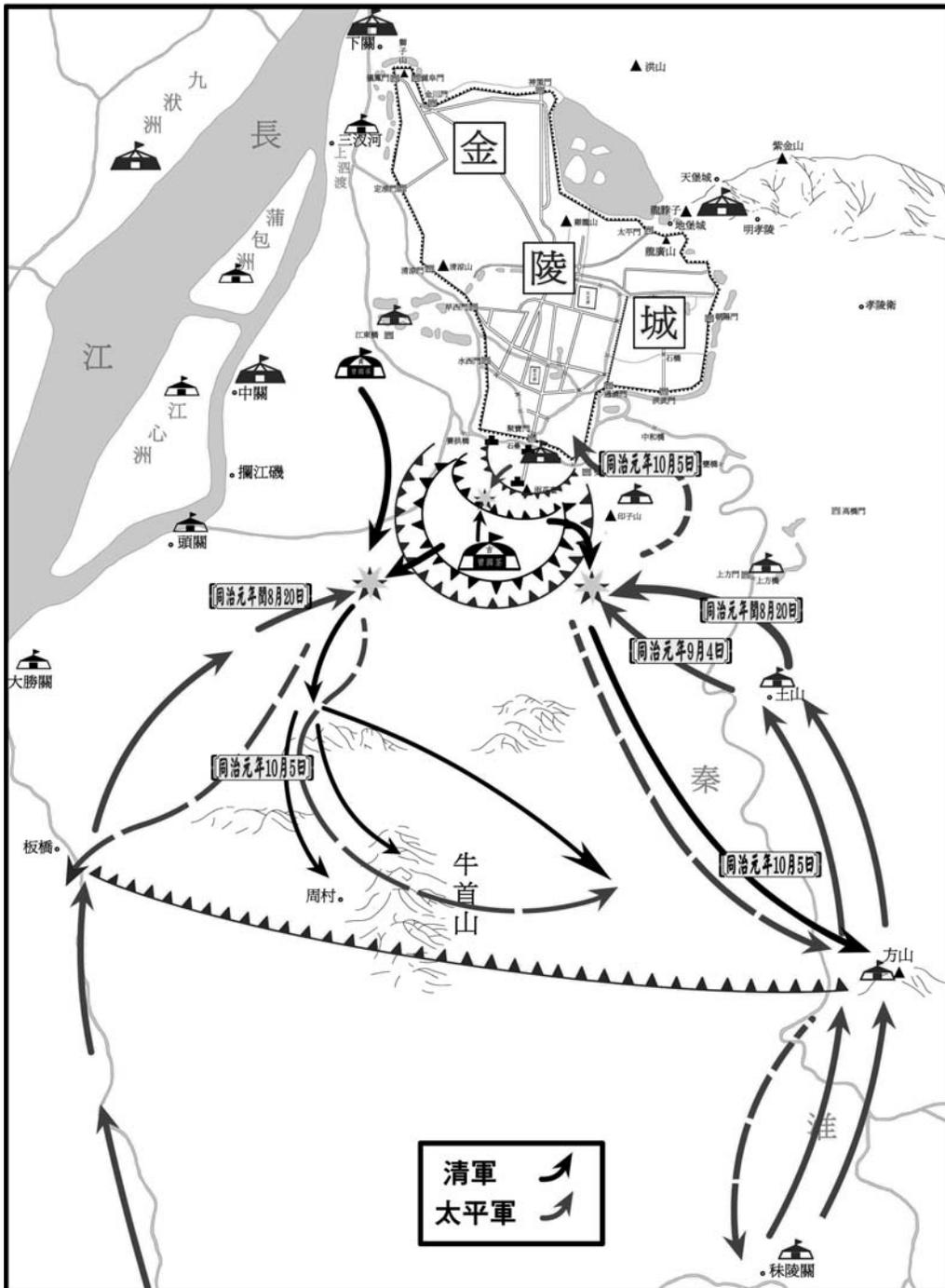


圖2 雨花臺之戰經過示意圖 (蕭宗鋒 繪製)



圖3 〈金陵各營慶捷解圍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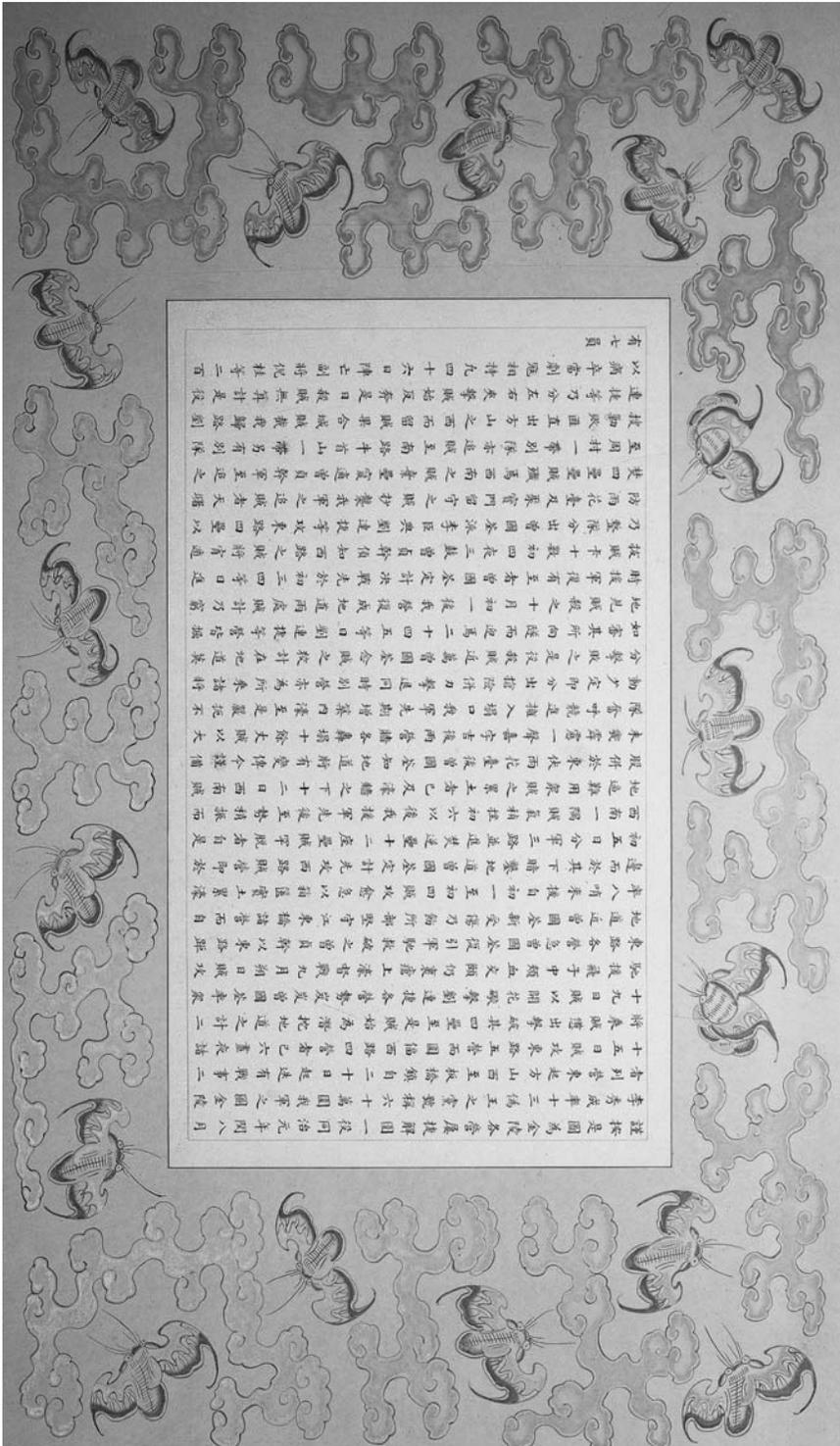


圖4 〈金陵各營展捷解圍圖說〉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